

經

佛說優填王經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
佛說離垢施女經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經

下

衣

C40
4514
29

C40-4514

了翁上座請次職後有
家書畀武洲紫雲山
我微笑瑤院庭前永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持謹誌



B 64853

佛說優填王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深國國王號曰優填拘深國有
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覩女容
一國希有名曰無比隣國諸王羣寮豪姓靡不娉焉
父荅曰若有君子容與女齊吾其應之佛時行在其
國逝心覩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
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匹歸語其妻曰吾為
無比得婿促莊飾女將往也夫妾共服飾其女步搖
華光珠璣瓔珞莊飾光國夫妻共將女至佛所妻道

見佛跡相好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爲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跡文理乃爾非世所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姪欲將不取吾女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妻因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 患者歛指步 愚者足蹴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乃自將女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大人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麤女願給箕箒佛言汝以女爲好耶荅曰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

者不以應之竊見大人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宜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爲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徧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耶若頭上有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但是骨屠家豬頭骨亦爾也頭中有腦者如泥腥臊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胞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亦腥臊腸胃膀胱但成屎尿腐臭難論腹爲韋囊裹諸不淨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連皮韜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若木人機關作之既畢解剥其體節節相

離手足狼藉人亦如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
在貝多樹下第六魔王莊飾三女顏容華色天中
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爲說身中穢惡卽
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是屎囊欲何所
戀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忽然慚耻無
辭復言又白佛言若仁不取者更以妻優填王可乎
不佛不荅焉逝心卽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大悅拜
父爲大傳爲女與宮妓樂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
事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譜之於王王惑其言以百箭
射其后后見箭不懼都無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長跪

向王箭皆繞后三市還住王前百箭皆爾王乃自驚
悵然而懼卽駕白象金車馳詣佛所未到下車辟從
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在三尊所以
彼姪妖縱欲興邪於佛聖衆每一惡念以箭百枚射
佛弟子如事陳之覩之心懼惟佛至真無量之慈白
衣弟子慈力乃爾豈況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首過歸
命三尊惟佛弘慈原赦其咎佛笑曰善哉王覺惡悔
過此明人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
三受之王又頭面著地退就坐曰稟氣凶頑忿戾自
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順女妖邪不知其

惡自惟壽終必入地獄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入其羅網豈能自拔吾聞其禍必以自戒國民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爲問具說餘義王曰餘事異日說之不晚女亂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緣遠之願佛具爲吾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穢佛言具聽男子有姪之惡却覩女妖王曰善願受明教佛言具聽男子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姪夫恒想覩女思聞妖聲遠捨正法疑眞信邪姪網所纏沒在盲冥爲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覺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沌欲中如豬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爲安不計後當在

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姪洸其涕唾翫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態之士此爲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稚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擢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爲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旣得爲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鬭訟不惟身所從生辜親無量之恩斯謂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苦疲勞躬自致財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施爲福取妻之後情感姪欲愚蔽自擁背眞向邪專由女色

佛便說偈言

若有布施之意雖欲發言相呼女色絕清淨行更成
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歸苟爲姪色投身羅
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謂三惡態也又爲人子不
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姪路懷
持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姪祀鬼神飲酒歌舞合
會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奸情及其獲偶喜
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惟此爲樂不
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二則可畏譬
若狂笑不知其非斯謂四惡態也佛言男子有是四
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能免苦耳復聽說女人之惡

已爲欲所使 放意不能安 習施於非法

將何以爲賢 欲爲畜生行 以爲還自殃

溷蟲在臭中 不知爲處難 如蟲在冥中

不知東以西 結著於姪欲 惡此亦蟲論

姪旣不見道 日夜種罪根 現世君臣亂

上下爲迷昏 王法爲錯亂 正法爲迷焚

農夫捨常業 賈人爲彌連 現世更牢獄

死復入太山 當受百種毒 其痛難可言

洋銅灌其口 山車竿其身 此輩有百數

難可一一陳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已不得聞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何爲好 但是屎尿囊 何不諦係視
 爲此而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爲嚴飾容
 家有含毒蠍 劇如蛇以龍 譬若錦韜矛
 羅縠裹鋒鏑 愚者覩其表 翫之以自殃
 智者覺而捨 癡者致死傷 姪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喪 覩新卽厭故 所樂亦無常
 言爲刀斧截 笑爲荆以棘 內懷臭穢毒

飾外以華香 癡人貪其味 不惟後受殃
 譬如鳩毒藥 以和甘露漿 所向無不壞
 飲之皆什僵 亦如薪得火 草木被重霜
 覩表不計裏 是爲最非祥 女毒甚於是
 草乃見形傷 絕欲以求道 故有姪欲情
 其形甚易見 癡人情不絕 羅網四面張
 去道如絲髮 人本清淨種 如魚處深淵
 智者乃自覺 著網不得還 欲網甚於是
 結縛甚欲堅 投身冒荆棘 可得脫其身
 譬若饑猿猴 望見熟甘果 專心投色欲

佛說須摩提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靈鳥頂山中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爾時羅閱城大國有長
者號曰郁迦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
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時須摩
提從羅閱祇大國出詣靈鳥山行到佛所前以頭面
稽首佛足禮畢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願欲有所問
惟佛以善權方便解說我之所疑時佛默然卽知女
意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如來今當爲汝具解說之

事事分別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常有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刹土去到彼間禮諸佛云何得無讐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卽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諦聽諦受勤思念之吾當解說時女卽言其善世尊願樂欲聞於是須摩提受教而聽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之皆歡喜何等爲四一者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者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者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者作佛形像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人見之常歡喜佛於是說偈言

不起恚毀本根

常行慈得要法

作佛像身好潔

心歡喜人喜見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者布施以時二者與已倍悅三者與後不復悔四者既與不求其報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得大

富有常多財寶佛於是說偈言

以時施無悔心 喜悅與無希望

所作施有勇慧 在所處常大富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爲他人所別離何等爲四一者不傳惡說鬪亂彼此二者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者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者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不爲他人所別離佛於是說偈言

不傳說鬪彼此 導愚冥護正法

勸進人使求佛 終無能別離者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者細擣紅蓮華青蓮華黃蓮華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孺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者不令他人起恚意三者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者得最正覺便歡喜住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佛於是說偈言

施四華滿孺妙 除恚恨受法義

得上覺立佛前 作形像生華中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

至一佛國何等爲四一者見人作功德不使斷絕二者見人說法而不中止三者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者求三昧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得神足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佛於是說偈言

行功德爲法施 聞經說不中止

常然燈於佛寺 入三昧徧諸國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讐怨無侵嫉者何等爲四一者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者不慳貪妬他人物三者見人布施助其喜四者見菩薩諸所作爲不行誹謗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常行是行得無讐怨無侵嫉者佛於是說偈言

於善友無諛諂 不慳惜他人物

見人施助其喜 行菩薩無讐怨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者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者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者聞人說法不言是非四者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佛於是說偈言

如所念言亦爾 於善友有至誠

聞講法不求短

若說經心喜踊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爲四一者心意所念常志於善二者常持戒三昧智慧三者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者常有大慈愍於一切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得無殃罪疾得淨住佛於是說偈言

常志善念廣度

戒等定不離慧

當教人一切智

行慈意得淨住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者常念於佛二者常精進三者常念經法四者常立功德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魔不能得其便佛於是說偈言

常淨意念於佛

志精進在深法

自勗勉立功德

魔用是不得便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其不墮苦痛之處何等爲四一者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者若人布施諸不足者念欲足之三者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者常念供養於三寶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臨壽終時卽見諸佛皆在前立爲說經法不令其人墮苦痛處佛

於是說偈言

爲一切滿所願

無極哀勸足檀

以雜施致點慧

供三寶得致佛

爾時須摩提白佛言惟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
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若失一義我爲斷佛
劫法滅衆弟子是時大目犍連在大會中坐卽問須
摩提此四十事大衆所行菩薩所爲甚亦難當如汝
小女何能辦之時須摩提荅目連言假令我今審實
能行此四十事者三千大千國土皆當爲我六返震
動雨於天華諸音樂器不鼓自鳴須摩提適發是言

應時三千大千國土六返震動卽雨天華樂器皆鳴
女語目連是則證明我之至誠若有未來起菩薩意
者亦當如是我後不久亦當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信如我言無有虛者其在衆會皆當一等悉作金色
尋如所語輒作金色於是目連卽從座起整衣服下
右膝叉手爲佛稽首作禮前白佛言今諸一切初發
大意爲菩薩者我當自歸爲之作禮所以者何八歲
女子感應如此豈況高士摩訶薩乎是時座中有大
菩薩名文殊師利謂須摩提言於何法住所現感應
乃如是乎須摩提荅言諸法不可計數亦無所住而

仁問我住於何法仁作是問不如不問文殊師利問
須摩提言此語言何乃致斯乎須摩提報文殊師利
言不於諸法有所住亦無所疑亦不言是非文殊師
利問須摩提言如來本不作行乎須摩提報言譬如
月影現於水中若夢野馬深山之響如來本行亦如
是也文殊師利問須摩提如仁所說合會是事爲能
得佛不須摩提報言云何仁者謂癡黠行三事異乎
不爲異也一切諸法皆合所以者何若正法若不正
法適無所住亦無所取亦無所放空無有色文殊師
利復問須摩提解是義者爲有幾人須摩提報言夫
作幻者恣意所化寧有限無幻師所化猶尚無限信
解此法亦如是也文殊師利問須摩提言如我無化
無幻起行何法而與道合須摩提報言如仁所說致
爲大快一切法處亦不有亦不有至於如來無合
無散文殊師利聞彼所說甚悅贊善文殊師利白佛
言甚善須摩提所說微妙大可怪也乃能深入建得
法忍發意已來爲幾何乎佛語文殊師利是須摩提
發無上平等度意等住已來積不可計先仁之前三
十億劫仁乃於彼發無上平等度意適甫乃入無所
從生法忍是仁本造發意時師文殊師利聞佛所說

則前作禮白須摩提言惟別久遠今乃遘侍與師相
見得受法誨須摩提報言莫作是念用何等故無所
從生法忍亦無所念亦無有師文殊師利問言云何
不轉女人身須摩提報言於是無所得所以者何法
無男無女今者我當斷仁所疑文殊師利言善哉樂
欲聞之須摩提謂文殊師利言如今我後亦當速如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慧行安定世間父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佛天中天如是審諦我今便當變爲男
子適作是語便成男子頭髮卽墮袈裟著身便爲沙
彌須摩提復謂文殊師利言審我來世當作佛時使

我國中莫有三事何等爲三一者魔事二者地獄三
者女人態若我至誠我身當如年三十沙門時須摩
提適作是語形體顏色如年三十時須摩提謂文殊
師利言我作佛時令我國人皆作金色城郭及地周
匝七寶有七寶樹令八種行七寶池水四邊中外皆
生七寶雜色蓮華及諸雜寶不多不少皆悉停等須
摩提言如仁之國我之刹土亦當如是如我至誠者
今在會者當作金色適作是語應時衆座皆作金色
時持地神卽從地出化作天身舉聲稱揚歎須摩提
三言摩訶須摩提菩薩摩訶薩得作佛時國土所有

七寶池水樹及華實皆當如是於是佛謂文殊師利
是須摩提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佛號寶德念吉祥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慧行安定世間父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佛天中天佛說是經授須摩提劫時三
十億人發無上平等度意者皆得立不退轉六萬天
子悉得諸法眼生座中有五百菩薩聞文殊師利所
言甚深意用不解中欲墮落見須摩提所說真誠尋
皆有應卽解身衣以用上佛亦不諛諂無所希望持
是功德用自堅固於無上平等度意卽得住不退轉
地超九十劫不復生死時佛授與五百人決却後十
劫劫名無塵垢佛號固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是五
百人等當生彼國國名焰氣當同一劫俱得作佛皆
同一字號莊飾豫知人意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佛謂
文殊師利乃如是經多所饒益如是不乎若今最後
有菩薩摩訶薩及沙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菩薩
道奉行六度無極未曉善權方便不如書持是經諷
誦讀轉復教人常念其中事諸欲聞者廣爲解說佛
復語文殊師利前所不聞本所不行如是輩菩薩者
當念習持所以者何譬如轉輪聖王治於世間時至
竟七寶不爲缺減其王壽終七寶爲散如是文殊師

利若佛經道住於世間者佛七覺意終不為滅若佛
 法滅覺意諸法皆為之盡佛謂文殊師利當求無數
 方便具索諸經勤學書持為他人說教授一切廣解
 其義常當精進是為法教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道
 者莫中有悔佛說經已須摩提菩薩文殊師利菩薩
 大目犍連等諸天及人其在會者阿須羅捷舍和持
 世者皆歡喜樂聞

佛說須摩提經

休寧居士朱庚唐施貴刻此
 佛說須摩提經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李淵書上元縣許應明刻
 萬曆庚戌歲夏六月經山寂照庵識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者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
 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爾時羅閱祇大國有長
 者號曰優迦優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
 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勝計時須摩
 提從羅閱祇大國出詣者闍崛山行到佛所前以頭
 面稽首佛足禮畢即却在一面以一心而住叉手白
 佛願欲有所問唯多陀竭以方便解說我之所疑時
 佛默然即知女意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多陀竭今

當爲汝具解說之。事事分別。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之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刹土去。到彼間。禮事諸佛云。何得無仇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卽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多陀竭義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諦聽。諦受勤思念之。吾當解說。時女卽言甚善。世尊願樂欲聞。於是須摩提受教而聽。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之。皆歡喜。何等爲四。一者。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者。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者。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者。作佛形像。是爲四法。菩薩用是事故。人見之。常歡喜。佛於是說偈言。

不起恚毀本根

常行慈得要法

作佛像身好潔

心歡喜人喜見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者。布施以時。二者。與已倍悅。三者。與後不復悔。四

者既與不求其報是爲四事菩薩用是四事故得大富有佛於是說偈言

以時施無悔心

喜悅與無怖望

所作施有勇慧

在所處常大富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爲他人之所別離何等爲四一者不傳惡說鬪亂彼此二者導愚冥者使入佛道三者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者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不爲他人之所別離佛於是說偈言

不傳說鬪彼此

導愚冥護正法

勸進人使求佛

終無能別離者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者細擣優鉢華波曇華拘文華分陀利華令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句蟲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者不令他人起恚意三者作佛像使坐蓮華上四者得最上覺便歡喜住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佛於是說偈言

施四華滿句蟲

除恚恨受法義

得上覺立佛前

作形像生華中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何等爲四一者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者見人說法而不中止三者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者求三昧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佛於是說偈言

行功德爲法施 聞經說不中止

常然燈於佛寺 入三昧遍諸國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仇怨無侵嫉者何等爲四一者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者不慳惜貪他人財物三者見人布施助其喜四者見菩薩諸所作爲不誹謗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常行是行得無仇怨無侵嫉者佛於是說偈言

於善友無諛諂 不慳惜他人物

見人施助其喜 行菩薩無仇怨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者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者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者聞人說法不言是非四者常見他人請令說經不求其短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佛於是說偈言

如所念言亦爾

於善友有誠信

聞講法不求短

若說經心喜踊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爲四一者心意所念常志於善二者常持戒三昧智慧三者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者常有大慈愍於一切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得滅無殃罪疾得淨住佛於是說偈言

常志善念廣度

戒等定不離慧

常教人一切智

行慈意得淨住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等爲四一者常念於佛二者常精進三者常念經法四者常立功德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魔不能得其便佛於是說偈言

常喜意念於佛

常精進在深法

自勗勉立功德

魔用是不得便

佛語須摩提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不墮苦痛處何等爲四一者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者若人布施諸不足者念欲足之三者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者常念供養於三寶是爲四法菩薩用是四事故臨壽終時卽見諸

佛皆在前立爲說經法不令其人墮苦痛處佛於是說偈言

爲一切滿所願 無極哀勸足檀

以維施致點慧 供三寶得致佛

爾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
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若失一事我爲斷佛
法滅衆弟子是時長老摩訶目乾連在大會中坐卽
問須摩提此四十事大士所行菩薩所爲甚亦難當
如汝小女何能辦之時須摩提荅目乾連言假令我
今審實能行此四十事者三千大千國土皆當爲我
六反震動雨於天華諸音樂器不鼓自鳴須摩提適
發是言應時三千大千國土六反震動卽雨天華樂
器卽鳴女語目乾連是證明我之至誠若未來有起
菩薩意者亦當如是我後亦當得多陀竭阿羅訶三
耶三佛信如我言無有虛者其在會者皆當一等悉
作金色尋如所語輒作金色於是目乾連卽從座起
正衣服下右膝叉手爲佛稽首作禮前白佛言今諸
一切初發大意爲菩薩者我當自歸爲之作禮所以
者何八歲女子感應如此豈況高士摩訶薩乎是時
座中有大菩薩名文殊師利謂須摩提言於何法住

所現感應乃如是乎須摩提荅言諸法不可計數亦無所住而仁問我住於何法仁作是問不如不問文殊師利問須摩提言此語云何乃至於斯乎須摩提報文殊師利言不於諸法有所住亦無所疑亦不言是非文殊師利問須摩提言如來本不作行乎須摩提報言譬如月影現於水中若夢野馬深山之響如來本行亦如是也文殊師利問須摩提如仁所說合會是事爲能得佛不須摩提報言云何仁者謂凝黠行三事異乎不爲異也一切一法諸法皆合所以者何若正法若不正法適無所住亦無所取亦無所收空無有色文殊師利復問須摩提解是義者爲有幾人須摩提報言夫作幻者恣意作化寧有限無幻師所化猶尚無限信解此法亦如是也文殊師利問須摩提言如我無化無幻起行何法而與道合須摩提報言如仁所說致爲大快一切法處亦不有亦不無至於如來無合無散文殊師利聞彼所說甚悅讚善文殊師利前白佛言甚善須摩提所說自恣其意微妙大可怪也乃能深入逮得法忍發意已來爲幾何乎佛語文殊師利是須摩提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等住已來積不可計先仁之前三十億劫仁乃於

彼發無上平等度意適乃甫入無所從生法忍是仁
本造發意時師也文殊師利聞佛所言則前作禮白
須摩提惟別久遠今乃遘侍與師相見得受法誨須
摩提報言莫作是念用何等故無所從生法忍亦無
所念亦無有師文殊師利問言云何不轉女人身須
摩提報言於是無所得所以者何法無男無女今者
我當斷仁所疑文殊師利言善哉樂欲聞之須摩提
謂文殊師利言如今我後不久亦當逮得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成慧行安定世間父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佛天中天如是審諦我今便當變爲男子適作是

語卽成男子頭髮卽墮袈裟在身便作沙彌須摩提
復謂文殊師利言審我來世當作佛時使我國中莫
有三事何等爲三一者魔事二者泥犁三者女人態
若我志誠我身當如年三十沙門時須摩提適作是
語形體顏色如年三十須摩提復謂文殊師利言我
作佛時令我國人皆作金色地及城郭周匝有七寶
樹令八重行七寶池水四邊中外皆生七寶雜色蓮
華及諸雜寶不多不少皆悉停等須摩提言如仁之
國我之刹土亦當如是如我志誠諸在會者當作金
色適作是語應時衆會皆作金色時持地神卽從地

出化作天身舉聲稱揚歎須摩提言須摩提菩薩摩訶薩得作佛時國土所有七寶池水樹及華實皆當如是於是佛謂文殊師利是須摩提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作佛字名遠聞具足藏如來過四道不受平等覺與具足行安隱世間天上天下無上大人女意云何法無所住豈有我名乎荅曰不也天中天於女意云何其幻化者豈有到後世復來者乎荅曰不也天中天於女意云何其幻化者豈有所起所滅乎荅曰不也天中天於女意云何其幻化者豈有所有有形像乎荅曰不也天中天於女意云何其幻化者豈

有見聞有幻無幻乎荅曰不也天中天其女曰佛言我曾聞之其幻化者無有見聞有幻無幻世尊又問於女意云何其幻化者假使無身豈能令幻化發起諸行乎女荅曰唯天中天其幻化者實爲如此真無所有佛言如是其無明者無內無外計其法者亦無所有亦無字也其明者不至後世亦無還反其無明者亦無有起亦無有滅其明者亦無形像適興無明緣致衆行名色六入更習痛愛受有生老病死勤苦愁惱大患集會明女首意白佛言甚爲可奇至未曾有世尊所興而不可及所以者何佛天中天於虛空

中而轉法輪法輪不可思議所轉法輪不可稱限無
量法輪無獲法輪無形法輪無生法輪滅度法輪世
尊告曰如是如是誠如所云吾所轉輪爲轉空輪所
轉法輪不可思議所轉法輪不可稱限其可轉輪無
獲無形無生爲滅度也時首意女歡喜踊躍善心生
焉則以栴檀香檮及諸華香供養散佛唯然世尊以
是德本深致擁護而善救攝降伏諸根抑制愛欲逮
轉法輪轉於空輪不思議輪不可稱限無量無獲無
形無生滅度之輪佛尋欣笑五色青赤黃白綠光從
口而出甚大光明普照十方無數佛國悉皆覆蔽日

月之明還繞佛身三帛從頂上入賢者阿難曉了七
法一曰知誼二曰解法三曰曉時四曰了節五曰明
衆六曰練已七曰深識人本卽從座起更整衣服偏
袒右肩下右膝叉手白佛今大聖欣笑爲何感應願
說其意唯天中天多所慙傷多所安隱哀念諸天世
間人民分別說之佛告阿難爾見梵志女首意以末
栴檀華香檮香供養散佛乎其心誓願逮轉法輪對
曰已見佛言是女以斯德本護已安人多所救攝壽
終之後當轉女身至八十四億劫不歸惡趣供養六
萬諸佛世尊出家爲道志于沙門聽受經法受經法

已卽時諷誦將御如來現在正法佛滅度後供養舍利勸化無數無量衆生不可計會使立無上正眞之道恒以善意奉持要法號天中天佛說是經授須摩提劫時三十億人發無上平等度意皆得阿惟越致六萬天子悉得諸法眼生座中有五百菩薩聞文殊師利所問甚深意用不解中欲墮落見須摩提所說至誠尋皆有應卽解身衣以用上佛亦不諛諂無所怖望持功德用自堅固於無上平等度意卽得住阿惟越致超九十劫不復生死時佛授與五百人決却後十劫劫名無塵垢佛號固受如來過四道不受平等覺是五百人等當生彼國名焰氣當同一劫俱得作佛皆同一字號莊飾豫知人意如來過四道不受平等之道最正覺佛謂文殊師利乃知是經多所饒益如是不乎若今最後有菩薩摩訶薩及沙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未曉漚起拘舍羅不如書持是經諷誦讀轉復教人常念其中事諸欲聞者廣爲解說佛復語文殊師利前所不聞本所不行如是等輩菩薩者當念習持所以者何譬如遮迦越王治於世時至竟七寶不爲缺減其王壽終七寶爲散如是文殊師利若佛經道住於世

者佛七覺意終不爲減若佛法滅覺意諸法皆爲乏
盡佛謂文殊師利當求無數方便具索諸經勤學書
持爲他人說教授一切廣解其義常當精進是爲法
教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佛道者莫中有悔佛說經已
須摩提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摩訶目乾連等諸天及
人其在會者阿須羅捷沓和持世者皆歡喜樂聞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

休寧居士劉正漲施貴刻此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 計字四千零三十四個
該銀二兩零二分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李淵書上元縣許應明刻
萬曆庚戌歲夏六月徑山寂照庵識

佛說離垢施女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俱比丘千人皆阿羅漢諸漏已盡逮得已辦無復
塵垢而得自在棄捐重擔逮得已利盡除終始諸所
結縛度以聖慧通達明智悉爲仁賢猶如大龍心得
自在其大人賢者阿難菩薩萬人皆成大阿羅漢皆
一切聖達神通已暢悉不退轉法輪菩薩其名寶光
菩薩智積菩薩名首菩薩辯積菩薩辯首咸菩薩光
世音菩薩賢首菩薩喜王菩薩行無思議脫門菩薩

念諸法無著菩薩慈氏菩薩入志性菩薩棄諸惡趣
菩薩除衆憂冥菩薩超欲無虛跡菩薩無虛見菩薩
德寶校飾菩薩金寶曜首菩薩捨諸蓋菩薩無害心
菩薩如是等菩薩具足萬人爾時賢者舍利弗大目
犍連大迦葉須菩提邠耨文陀弗離越阿那律阿難
等溥首童真不虛見寶英棄諸惡趣棄諸陰蓋光世
音辯積超度無虛跡時此八菩薩及八弟子明旦著
衣持鉢入城分衛斯等俱行相與共議各各發願舍
利弗曰當如是像三昧正受人城分衛令其中人普
使一切聞四聖諦大目連曰願城中人皆使一切無

有須臾興於魔事大迦葉曰願城中人施我食者一
切皆使得無盡福至無爲度須菩提曰願城中人敢
觀光明以是緣報皆得生天及在人間然後逮得無
爲之法邠耨曰願其城中諸外異學梵志長者悉得
正見離越曰願其城中一切衆人無有罪殃悉獲安
隱阿那律曰願其城中一切衆人悉得天眼阿難曰
願其城中一切衆人悉使識念往古所可曾聞經法
文殊師利曰化其城中門戶窗牖重閣精舍器物瓔
珞樹木枝葉華實衣服之飾皆使宣出空無相無願
無所逮得不起不減無有放逸無所著聲無有形類

無吾我聲無虛見曰化其城中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目所覩者悉見佛形至後究竟逮得無上正真之道寶英曰化其城中一切居家所有諸藏皆滿衆寶棄諸惡趣曰化其城中所居衆民敢有犯作地獄之罪現在之法使罪微輕忽然虛盡棄諸陰蓋曰化其城中人棄捐五蓋不起增長光世音曰化其城中人閉牢獄者使得解脫諸有繫囚令得解散諸恐懼者得無所畏辯積曰化其城中人敢見我等皆得辯才使諸妓樂轉共談語超度無虛迹曰令其城中人吾等目見皆究竟至無上正真之道時八菩薩八大弟子

各各如是悉共議已到其城門于時城中王波斯匿有女名曰維摩羅達厥年十二端正殊妙見者咸悅第一潔白色如妙華於月八日明星之時與五百侍女平旦乘駕五百梵志皆從其後出行遊觀而詣祠壇欲大祠祀時諸梵志遙見比丘心中念言以爲不吉諸梵志中有一梵志年尊老耄名曰梵天語離垢施女當知之今日不祥見諸比丘住於城門止不須出當還入城見此等輩求諸利義必不如意時離垢施女則爲梵志而說頌曰

斯等志行 教化功德 於諸祠祀 爲最吉安

梵志若能	供養此等	一切吉利	終無有異
則以禁戒	調定憺怕	越度諸惡	無穢衆塵
此等所行	爲上良醫	慰勞療治	衆生久疾
是無瑕穢	第一師則	爲無數人	去衆惡事
於諸四見	爲已鮮明	梵志卿來	值上清淨
佛在世間	最勝法王	斯等是子	羅漢成就
今諸菩薩	爲最尊師	孰有如者	而捨之去
兩足之尊	上福之田	欲得生天	施此衆祐
若惠與者	果報無量	所可遊處	終不損耗
順斯等教	具足相好	是善福田	志性清淨

假使梵志	發歡悅心	則當逮得	安隱離俗
遵修道教	志未曾亂	而行分衛	常觀精進
所可遊居	善護諸根	諸根寂定	斯衆如海
江海之水	尚可斗量	十方土地	亦可步度
若有布施	人中之王	一切所行	不可稱量
劫燒之時	須彌山壞	江海枯竭	及所有地
其有奉施	衆人尊王	劫雖被灾	福不可燒
於是梵志	爲離垢施而報頌曰		

無得自恣	從愚慙心	莫祠祀時	願樂比丘
斯等髡頭	而披袈裟	若志安解	不習此黨

恐女父母 不以歡悅 吾等當啓 於大明王
女所祠祀 則亦不祥 善哉尊女 莫受比丘
於是離垢施以偈報梵志曰

若墮惡趣 生死之難 雖有父母 不能救濟
亦無餘人 及財神呪 獨斯等類 乃能救脫
吾棄捐身 散在四方 欽樂愛敬 自歸於佛
終不希望 餘人之救 惟當依附 三尊寶耳
譬如失目 而瞻明鏡 外道異學 若斯無益
梵志猶如 須彌山燒 博聞如是 力脫爲要
未曾乏少 於博聞慧 所可聞者 悉爲備具

若能聽聞 卽奉行者 此乃爲特 一切難及
於是梵志謂離垢施女初未曾見於尊佛及比丘衆
從何因緣而生歡悅女卽答曰梵志欲知我初生時
母以我著金寶床上上虛空中五百天子而共飛行
我適見之以無數事歎佛功德及法聖衆適聞音聲
時於衆中有一天子初未曾見如來至真問諸天子
所歎如來德何所類時諸天子察我心念志懷篤信
卽說此偈而讚歎佛

頭髮紺青色 淨好而右旋 如水百葉華
猶月滿盛明 白毛眉中迴 猶如雪之光

勝眼如青蓮 若蜂中之王 人中尊師子
脣像若赤朱 眉睫甚細妙 平正而善姝
廣長舌覆面 乃至於髮際 其教清和悅
充可智者意 其聲如鐘鼓 笙篳笳竿笙
其音和且雅 猶如琴瑟箏 哀鸞真阇樂
鴛鳥及鴟雞 赤背鳴於林 最勝音超彼
辭若師子吼 妙聲壞衆病 已離諸垢穢
言誠斷諸見 行遊若坐衆 問者悉解釋
所言無缺漏 可悅一切人 勝已捨中邊
猶如寂滅度 言辭無慢恣 形體甚奇妙

辭質無諂飾 皆爲衆說行 如集華爲鬘
佛慧意如是 諸念悉豐滿 勝臂過於膝
其掌正且均 手指纖長好 巍巍身堅固
寶容若紫金 佛體顯如是 遠現悉聞音
毛軟亦紺色 一一生右旋 臚髀猶龍象
兩膝平博好 安平足如畫 於下生相輪
稱佛德如是 我時粗聽聞 在世無所慕
度於諸有處 大哀上良醫 救濟衆生務
斷除諸繫縛 無著如蓮華 梵志我從天
聞歎佛若此

離垢施女謂梵志我從諸天聞如是比歎佛功德從
是以來不自識念而復睡眠亦復如有姪怒愚癡危
害之想從是以來不自識念貪著父母兄弟姊妹親
屬知識亦不愛念瓔珞衣服及身壽命國城遊觀惟
獨恭恪念佛大聖梵志當知以是之故如來所作廣
說經法吾悉聽之不失一句義理微妙我常晝夜恒
觀觀佛無不見時吾以晝夜見佛正覺欲聽聞法奉
敬聖衆而無厭極時離垢施嗟歎於佛聖衆之德梵
天梵志五百群衆聞之欣然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女
卽下車趣諸菩薩及大弟子普爲稽首一一禮足一

心恭恪而又手住時舍利弗觀離垢施女離垢施女
問舍利弗惟賢者爲女人身處於二識塵欲如火多
有放逸所可好喜心不順念不志解脫而自放逸善
哉賢者惟爲我等如應說法哀矜長夜安隱無難說
於此語適欲竟時王波斯匿與諸群臣尋到彼間王
聞斯言謂離垢施女惟習樂何故勤勞顏色憔悴而
遊此間從生以來未曾步行初不眠寐卒發心行而
不戲樂無以自娛於是王波斯匿爲離垢施而說頌
曰

顏貌淨妙 猶天玉女 瓔珞儀式 香熏衣服

如今女身 何所患狀 汝既無有 睡眠之懈
處在國土 倉庫盈富 女之父母 常得自由
何所不樂 今得自在 其心何故 不好在家
又女父母 而相可悅 一切衆人 之所恭敬
何故不樂 遊坐此間 若干瓔珞 自嚴其身
汝豈聞耶 若見之乎 所以恐怖 心懷懈倦
女當爲吾 宣暢此意 今女所誓 欲求何願
時離垢施則爲父王而說頌曰

大王不覺 生死之難 諸陰之患 危脆之身
貪欲之想 所行如化 人命在世 不住須臾

大父當了 我處毒蛇 安得睡眠 及諸所欲
於今計此 四毒之垢 心自念言 何所悅樂
爲諸讎敵 所見逼迫 處在衆苦 云何得安
塵勞之怨 所見搪揅 吾當云何 遊於娛樂
墮毒中者 誰得睡眠 未捨怨家 云何歡喜
墮大坑塹 何所恃怙 尊王當知 處世如是
如今觀察 最勝自在 尋時發心 令我得佛
王聽我言 未曾見聞 爲菩薩者 而懷放逸
畏於弊獸 而馳迸走 讎敵執杖 舉刀逐人
而復飢渴 入於空聚 畏生死賊 誰當樂者

今此盡篋身 計之亦如是 而常懷受斯

依獸四害蛇 無量之陰蓋 怨賊之患難

孰樂於曠野 畏懼之境界

於是離垢施謂舍利弗惟問賢者智慧之事當以答
我所言智慧歎於耆年智慧最尊其智慧者爲有爲
乎若無爲耶假使有爲則爲起生滅壞之事虛僞之
法設無爲者離於三相以是之故爲無所起設無所
起則無合會其智慧者悉無所有時舍利弗默無以
報大目連曰仁舍利弗當時發遣離垢施問舍利弗
答曰女所寤者不問有爲及與無爲講無不起不可

言聲以答發遣離垢施女問大目連世尊歎賢者神
足爲最耆年云何云衆人想現神足乎爲法想耶若
立人想現神足者人虛無實神足亦空欲以法想法
無所造其無所造彼無所獲以無所獲則無所想大
目連連默無言報大迦葉曰仁大目連以時發遣女
之所問目連答曰女之所問不以想念無有想說無
作無念唯諸如來衆菩薩等乃能發遣離垢施女問
大迦葉佛歎耆年知足第一云何迦葉假使住於八
思議門而禪三昧愍哀衆人起行分衛所受食者若
一杓供此人之等悉當生天爲以身事畢衆祐乎若

以心了設以身者身則屬外不可以身而了事矣有計身者譬如草木牆壁瓦石以是之故不可了別設用心者心無所住以故不了設以身心在於外者則無所有不可用了迦葉默然須菩提言惟大迦葉當時發遣女之所問迦葉答曰今女所問悉無所受則應本際以是之故不可發遣離垢施女問須菩提佛歎耆年在於閑居行空第一其空法者爲有所說歎有形乎設欲說法法無起相亦無滅相其有不起不滅相者彼則平等其平等者則爲調定其調定者則爲無本其無本者亦無所作無所作者則無言說已

無言說則無心念其無心念則無真實設無所有則不有實其不有實則是聖賢之所歎詠須菩提默無以加報邠耨曰須菩提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須菩提曰不當於此有所說也默然爲安所以者何女之所問無放逸事有所說者則墮短乏有計法界無有言說斯歸於空離垢施女問邠耨曰佛歎賢者講法最尊者年以何因緣說法設無因緣則無所益若以因緣講說法者則與愚癡凡夫同等所以者何愚癡凡夫與因緣俱是故賢者不離愚癡凡夫之法設無因緣無有形類云何說法無緣對故邠耨默然離越曰

賢者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邠耨答曰今女所問不用習俗問究竟度究竟度者則無言趣亦不可說離垢施女問離越曰佛歎耆年行禪最尊爲以何心依倚於禪爲不用心設用心者心則如幻虛無所有其三昧定亦無所有設以無心一切外處諸屋宮殿草木枝葉悉得三昧所以者何斯物無心離越默然阿那律曰賢者以時發遣女問離越答曰女之所講問佛境界則非弟子之所發遣女問離越云何賢者聲聞法異如來異乎設以差別其無爲者則當殊別一切賢聖悉無爲矣其無爲者則無所生其無所生則無

有二其無二者不可名二何故說此寂無以報離垢施女問阿那律佛歎耆年天眼最尊云何賢者因以天眼有所見乎爲無見耶設有所見則爲有常設無所見則墮斷滅所見無形爲有別耶阿那律默然阿難言曰賢者以時發遣女問阿那律曰女之所問除猛智慧則不可以言說答之默然爲安離垢施女問阿難曰佛歎賢者博聞最尊今仁博聞斯爲何謂義何所趣爲用嚴飾設以義者義無言說其無言說不以耳識而分別之耳無所識不能分別不能別者則無有言假以嚴飾如世尊言當歸正義莫取嚴飾是

故賢者不以博聞而爲要也阿難默然文殊師利曰
仁者阿難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阿難答曰今女所問
呵文字說而爲博聞不可發遣問於要義要義無心
無心無處非是學者所可言議惟如法王及度無極
離垢施女問文殊師利佛歎仁者於諸菩薩信解深
妙最第一尊以十二緣深故深乎爲以自然深故深
耶設以緣起爲深妙者又其緣起則無所行所以者
何其緣起者無來無去不可別知眼之所識不可別
知耳鼻口身意識之所趣惟緣起者無所習行假使
自然深故深者則其自然無有自然達自然者亦無

所有文殊答曰本際深妙故曰爲深其女報曰本際
無際以是之故其二慧者爲無有慧文殊師利曰若
無智者則爲顛倒其本際者假有言耳其女報曰其
無智者亦無顛倒此之謂也度於言說亦不可得而
無顛倒文殊師利曰吾以假言而說此耳其女報曰
如來菩薩超出言說不可以言而有所暢離垢施女
問不虛見向族姓子而自說言令城中人悉得無上
正真之道男女大小其有以眼見光明者皆覩如來
究竟正覺云何如來有色身乎爲法身耶設法身者
則無形像若使有見如色身者則不見佛如世尊云

其有見我色 若以音聲聽 斯爲愚邪見
此人不見佛

設以法身法身不可見所以者何其法身者以捨眼
識無所造作習俗之事不可得見不虛見默然寶英
曰以時發遣女之所問不虛見曰女問無類不可發
遣女報不虛見我不問類亦不問無類時不虛見以
此言辭寂無所對離垢施女問寶英曰如今向者族
姓子云令其城中往古諸藏悉自然現滿中衆寶仁
如是者持寶來乎此爲何致而至是見法無衣食設
倚衣食則與愚癡凡夫俱同所以者何愚癡凡夫常

倚衣食設無衣食無衣食者不倚世間所有衆珍寶
英默然離垢施女問棄諸惡趣曰向族姓子作是言
曰令其城中一切衆人犯地獄罪悉使其人令現在
世歟豐輕微棄捐諸惡不可思議如佛所言人所犯
罪會當受之不可得脫若不可脫云何欲令無智使
罪輕微諸法無主欲令有主自有所作欲令無作棄
諸惡趣曰當以誓願令罪微輕其女報曰又族姓子
諸法平等不可以願而使動轉假令能者一一諸人
所興誓願心自念言我皆當度一切衆生至般泥洹
設使所願必能成者則當能制令其所願而不退轉

棄諸惡趣默無言報離垢施女問棄諸陰蓋曰向族
姓子興此念言令城中人悉無塵勞衆結之縛除五
陰蓋仁所三昧可定意者欲使衆人不增五蓋於意
云何三昧屬己屬他人耶設使屬己一切諸法皆悉
無爲亦無合會云何仁者以三昧定令一切人不著
五蓋設屬他人不能於他而造恩德棄諸陰蓋曰當
以慈心而療治此其女報曰一切諸佛皆行慈心亦
有佛土一切衆生故長不盡棄諸陰蓋默無言也離
垢施女問光世音曰向族姓子而發此言令其城中
所居人民閉在牢獄使得解脫諸有繫囚自然得出

諸有恐懼得無所畏所療治者有陰受乎爲無所受
設有所受則屬愚夫以故不應無有受陰也若無所
受則無所作其無所作不能成就光世音默然辯積
曰以時發遣女之所問光世音曰女之所問不起不
滅以是之故不可發遣女又報曰於光世音所之云
何不起不滅寧有問乎荅曰不起不滅彼無文說女
又報曰無文字說則爲智者因示文字而有所講不
若文字無所罣礙無所罣礙則爲法界以是之故曉
了法者便無所著離垢施女問辯積曰向族姓子而
發此言令其城中一切人民目覩我者又我所見悉

得辯才使諸妓樂轉共談語仁之辯才巍巍若斯以何等念而興立乎爲於是立而起生乎設以生念而興立者一切衆生皆興立念以是之故不至寂然若以所生得成就者則虛妄矣若不興念則無所作無所作者無寂不定辯積答曰我屬所願爲初發心衆人之故示願之矣假使有人來見我者悉得辯才女又報曰族姓子其初發心有行處耶設使有者則爲常見若無所有不當謂之爲導御矣悉離諸行辯積默然離垢施女問超度無虛迹曰向族姓子而自謂言令其城中所有人民我自所覩敢察我者見不虛

妄至於無上正真之道云何佛道爲有爲無假使有者則是有爲便可受取設無爲者無實不諦不可受持超度無虛迹曰所謂道者慧聖之辭女又報曰其聖慧者有所起耶而復爲行寂然事乎假有所起是爲思惟不順之事則當成於有爲慧矣行有爲慧便成愚癡冥冥之識所可分別若以寂然則無顛倒則無返復以無返復是則菩薩弟子緣覺如來至真無有思想愚騷之夫乃想道耳不謂智者超度無虛迹默然無言於是賢者須菩提謂大弟子及諸菩薩便從是還不須入城復行分衛所以者何是應分衛飲

食供饌離垢施女向者說法我等聽受今日則當以
法爲食時女荅曰惟須菩提向者所說無舉無下仁
者云何有所志願而懷想念欲詣精舍而處遊居惟
須菩提沙門之行出所止處無有放逸不樂自恣沙
門之法而無所著其無所著則無恚恨不懷恨者則
無所行無所行者賢聖之謂八大弟子及八菩薩五
百梵志離垢施女王波斯匿及餘大衆往詣佛所稽
首足下繞佛三匝却在而坐離垢施女繞佛七匝住
世尊前以偈歌頌而問事矣

我問於世尊 無著難可倫 清淨無所倚

名稱不可量 救濟於衆生 施以甘露悅

云何爲菩薩 而成就其行

於是離垢施長跪叉手問世尊曰何謂菩薩在於樹
下降魔官屬何謂菩薩震動一切諸佛之土何謂菩
薩衍光普照無量佛國何謂菩薩而從諸佛逮總持
法何謂菩薩寂然定意而成三昧何謂菩薩究竟衆
生而獲神足何謂菩薩而常端正何謂菩薩而得化
生何謂菩薩大富饒財何謂菩薩得大智慧何謂菩
薩常識宿命何謂菩薩與諸佛會何謂菩薩而致逮
得三十二相何謂菩薩而能成就八十種好何謂菩

薩而得辯才何謂菩薩得致福田何謂菩薩眷屬常
和何謂菩薩所願佛土尋如意生佛告離垢施善哉
善哉乃能發問如此之義爲諸菩薩摩訶薩施多所
安隱多所哀念愍傷諸天及十方人諦聽諦聽善思
念之吾當解說唯然世尊願樂欲聞離垢施及與衆
會受教而聽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在於樹下
降魔官屬何謂爲四未曾貪著他人利養志常不樂
綺飾之言勸無數人今順本德以無蓋慈向於衆生
是爲四佛說頌曰

未曾懷嫉妬

離於綺飾麗

勸化無數人

使行衆德本

常遵修慈心

向於十方人

而降魔怨敵

自在所遊居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震動一切諸佛之上何
謂爲四言行相覆入深法忍志願堅固於善正法勸
化無量一切人民令志無上正真之道使善愛樂微
妙之慧是爲四佛時頌曰

言行常相應

曉了深妙義

所願常堅固

逮得清白法

勸化無數人

使志無上道

以是四法故

能動億佛土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衍光普照無量佛國何

謂爲四常於冥處而然燈火於末亂世亦護經典而爲諸亂處處不開因說經道顯法光明以寶香華供散佛寺是爲四佛時頌曰

常施以燈火	清淨之光明	最後窮冥世
而護於經典	爲放逸衆人	而講說經法
以奇珍之寶	而供養塔寺	菩薩由是故
演放其光明	照曜無央數	億千諸佛土
衆人得蒙暉	悉致於大安	則便發志求
無上之佛道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從諸佛逮得此法何

謂爲四以若干種而與各各奇異布施一切瓔珞莊嚴玉女惠諸求者晝夜慇懃咨嗟宣暢如來之德旣有所行志多在於般若波羅蜜是爲四佛時頌曰

用若干之慧	逮得於總持	莊嚴以瓔珞
殊妙玉女施	常咨嗟佛德	慇懃精修務
求智度無極	諸佛之聖慧	由是之福報
逮得於總持	而行加精進	百千劫不坐
其十方諸佛	所可講說法	強識之達士
一切悉受得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寂然定意而成三昧何

謂爲四患厭生死諸所可作不樂居家志常欲捨奉
行精進棄捐多事所可興造善遵供業是爲四佛時
頌曰

棄捐一切周旋處 彼修一心如虛空

志無放逸行精進 所可修業能究竟

意達行此四德事 遵修佛道斯寂妙

便得三昧心憺怕 則成正覺佛道行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究竟衆行而獲神足何
謂爲四常輕便身心不懈廢於一切法而無所著察
於四大如虛空界是爲四佛時頌曰

常輕便其身 心柔和無懈 而於一切法

未曾有所著 一心立其志 觀察於四大

而常以平等 瞻之如虛空 於此諸四法

何因得興行 聰達以是故 逮無量神足

則以須臾間 至百千佛土 見無數諸佛

稽首爲作禮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常端正何謂爲四未
曾瞋恚離於諍訟瑕穢之結禮佛塔寺信悅伏身篤
於莊嚴建立禁戒善言應人不以蔽礙觀於法師如
奉世尊是爲四佛時頌曰

不造瞋恚向他人 捨於厭穢蠲除垢
常殊勝心念於道 當以恭敬掃佛寺
奉修法禁護諸戒 而以善言應對人
爲菩薩者不懷結 觀於法師如世尊
以能習此四法者 菩薩歡悅意勇猛
因此端正觀者欣 無數百人共瞻察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得化生何謂爲四作
佛形像坐蓮華上又以青紅黃白蓮華擣末如塵具
足擎行供養如來若散塔寺多所愍傷於一切人堅
執禁戒未曾求取他人瑕闕是爲四佛時頌曰

作佛形像坐蓮華

細擣衆華具施寺

不求他闕懷愍傷

則得化生蓮華中

識念十方諸群黎

勸助衆得令解脫

若能習是德稱行

則得化生尊尊前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大富饒財何謂爲四常
行恭敬施不慢恣以好被服而惠與人常懷篤信喜
樂淳熟釋置邪見是爲四佛時頌曰

其人若布施

恭敬無慢恣

於一切衆物

未曾有倚著

以能篤信樂

諸佛之教誠

便能常自在

致大富饒財

心專懷恭敬

無諍無嫉妬 未曾求人短 無有剛強行
志性常質朴 所見修正直 以是行之故
每富多財寶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得大智慧何謂爲四未
曾愛惜嫉於經典若有猶豫輒爲決疑若修行者如
應分別設有所說曉了空事身遵衆行是爲四佛時
頌曰

不爲他人愛惜法 則能爲衆決狐疑
常以教化勸誨人 思惟空事諸佛行
若有士遵習是法 得大智慧名稱普

皆能順從諸佛教 逮成是寂通達句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常識宿命何謂爲四諷
誦經典常行精進久可忘者而習得之念故達新所
可諷誦識念句義分別了說心口相應以柔軟辭爲
他人講立無量行而以殷懃修設法施常護生死衆
苦惱者嗟歎泥洹宣示安隱方便曉了遵三昧行喜
勸助人是爲四佛時頌曰

諷誦經典念所忘 以可意悅爲說空
修行經典未曾倦 專念三昧無衆想
以能奉行此四法 得知宿命大巍巍

識念于劫不可議

疾得成佛衆導師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與諸佛會何謂爲四寧失身命不誹經道盡其形壽不謗菩薩假使被害初未曾與惡友相隨常念諸佛奉行三昧是爲四佛時頌曰

未曾謗毀佛經道

亦不敢訕菩薩短

棄捐遠於惡親友

而常心念諸佛行

翫習於此聖道德

以故得與如來會

爲諸最勝所見受
乃至成佛無上道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致逮得三十二相何

謂爲四割已珍寶則以供散如來塔寺若干種香合作香油而塗熏之若復然燈散種種華順敬賢聖而行道教是爲四佛時頌曰

珍奇異寶供佛寺

須曼油香然燈熏

若干種華而散施

遵悅意行不失義

致身奇相三十二

端正巍巍衆德備

以是法故成就相

因致最勝人中尊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能成就八十種好何謂爲四常以敷設若干法座供事他人謙遜無厭數數往詣奉見法師勸化衆生使人佛道是爲四佛時

頌曰

若干種衣敷設座 奉事於人未曾懈
爲衆人故常慕法 緣是得致八十好
勸化群萌入佛慧 若行此法道無難
菩薩習是功德已 緣此得致八十好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得辯才何謂爲四導
利菩薩之妙篋藏誦習三品諸佛經典晝夜各三思
惟覺悟一切世間悉保信之諸佛之道不起不滅執
持止足分別觀察能奉行說不惜身命是爲四佛時
頌曰

謹慎將護菩薩藏 晝夜奉行三品法
得無從生不貪世 開化解說諸佛教
歡喜悅故順道化 執持所誨十力義
未曾愛惜身壽命 以佛法故察諸行
則能奉修此四德 輒因順俗妙辯才
爲天世人所奉事 而特奇異飾華鬘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得致佛土何謂爲四不
懷異心意常平等將順佛道不違四輩是爲四佛時
頌曰

見聞他人得供養

未曾懷嫉妬於彼

常行等慈志無我

離於供事樂如空

以此四法不可量

而常將護懷慈心

得清淨土妙莊嚴

速疾速成致正覺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眷屬常和何謂爲四未
曾破壞他人眷屬若有評訟勸令和合諷誦經法開
導於人而捨兩舌譏言之辭常讚叙人是爲四佛時
頌曰

未曾破壞他眷屬

若有闕評勸使和

諷誦經法爲人說

初不兩舌別亂人

設能奉行斯四法

致得眷屬不離散

由是群從順清淨

緣此四法得備悉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所願佛土尋如意生何
謂爲四若見他人逮成智慧不懷嫉妒心常能修習
六波羅蜜見諸菩薩視之如佛發意菩薩及坐道場
等心供順無諛訑也未曾求於虛僞之德便能致得
供養之利是爲四佛時頌曰

見得供養不嫉妒

志慕清淨波羅蜜

見諸菩薩念如佛

不以利養懷諛訑

菩薩若能習是德

則能到見十方佛

從意所願見佛土

輒如心念得往生

於是離垢施重白佛言向者世尊所設教誨假使我身不奉此法而有毀漏則爲違欺於今現在十方諸佛無極大聖時大目連謂離垢施此事甚妙勿得輕易道法玄微汝未曉了諸菩薩行甚亦難辯不可趣爾女人之身逮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離垢施女報目連曰如我所言至誠不虛吾將來世得成如來至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勿令衆生有退還者天雨衆華篋樂器不鼓自鳴我轉女像得爲男子而年八歲適立斯願應時三千大

千世界六返震動篋樂器不鼓自鳴離垢施女身變爲男形八歲童子時大目連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惟天中天從今已往歸諸菩薩及初發意爲之作禮謙遜順教至成佛道所以者何今小女子乃能興發茲道變化威神無極巍巍尊妙所可建立至誠之願一切悉現真諦瑞應當具足成果如所言佛言如是目連如汝所云從初發意修菩薩行至坐佛樹則爲天上世間衆祐過諸聲聞及與緣覺時佛欣笑諸佛之法若欣笑時有五色光而從口出照十方界極於上界三十三天還繞三帛從頂

上人賢者阿難便從座起更整衣服叉手白佛以偈
歎曰

其聲如大梵	諸天龍神音	如哀鸞悲鳴
微妙甚和雅	響若雷震雨	咸悅衆人心
假使欣笑時	多所而踊躍	願大德之海
十方笑何因	惟爲分別說	令疑者得解
地六返震動	普土莫不曜	雨柔軟衆華
墮諸天人上	化制外異學	如獅子御獸
願爲我分別	何故而欣笑	日月億千垓
明珠電火焰	諸天龍鬼神	梵天王威德

能仁若出光	清淨無垢塵	十方明悉蔽
佛光獨顯現	白毛眉閒生	潔白如妙珂
細滑若好衣	美澤猶真珠	聖光如雲氣
照百千佛土	衆所之戴仰	願說何故笑
調定其心意	眉相哀世俗	細微超乳色
如山雪遠現	青黃赤白黑	復如紫紅貌
若干千光明	從能仁口出	照徧三千國
悉蔽日月明	乃至徧虛空	照一切衆生
令火滅水竭	大海尚枯涸	佛所說至誠
未曾有差異	假使十方人	悉成爲緣覺

一一致智慧 壽百億垓劫 皆來住佛前

一時啓問義 能仁等同時 一音悉決疑

普慧度無極 靡所不曉了 大福威惟說

奇相三十二 何因而欣笑 云何說道慧

諸天世間人 聞美軟密教

佛告賢者阿難見離垢施志求佛道立至誠願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變成男子阿難言見佛言是離垢施菩薩發無上正真道造行已來八十百千阿僧祇劫然後支殊師利乃發道意女成佛時復如支殊師利四十八萬諸菩薩等佛土清淨爲一佛土時大

目連問離垢施女族姓子建立於慧發無上正真道意以來久遠何以不轉于女人身離垢施荅曰世尊歎仁神足最尊卿何以故不轉男子目連默然離垢施曰不以女身及男子形逮成正覺所以者何道無所起無有能成無上正覺文殊師利白佛難及世尊離垢施菩薩深入微妙巍巍乃爾佛告文殊離垢施菩薩從六十億諸佛世尊行空三昧從八十億佛稽受奉行不起法忍從三十億佛啓問深妙菩薩道品供養奉事八十億佛飲食餽饍衣服鉢器是爲究竟決了無疑欲有所了開化一切故問印三昧佛語文

殊若有族姓子受此經法廣爲他人分別說者德不可量假使有人恒沙佛土滿中七寶興設布施不如受持諷誦此經福過於彼不可稱計是諸菩薩因之報法當須飲食從得成就文殊師利問佛是經名何云何奉行佛言是經名分別辯才普達悉周離垢施問當奉持之說是經時八十億天與人究竟決了無上正真道意時辯積菩薩白世尊曰離垢施菩薩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爲最正覺佛言族姓子過恒沙等百千阿僧祇劫當得佛道號名離垢光英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

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劫名無量德自由諸聲聞菩薩所居服食猶如天上時離垢施菩薩聞佛授決踊在空中去地八十億七尺放身光明照百千億諸佛國土在世尊上化現八萬四千奇寶之蓋以供養佛則於虛空示無央數神足變化禮於十方不可稱計如來至真供養畢訖尋復來還住於佛前于時梵天梵志及五百衆聞佛授與離垢施決及見變化益同歡喜踊躍自慶善心生焉同合一聲以偈歎曰

其有奉敬佛 是等大福利 若稽首正覺
便逮平等法 宿世犯罪疊 生於梵志家

見世尊弟子 口宣言不祥 惟今自悔過
坐說此言故 覩見佛諸子 所語不順義
其不見世尊 人中之尊王 得人身無益
不宜受飲食 離垢施知之 吾等虛妄祠
覩見佛諸子 恭敬爲稽首 善爲我等說
吾初生墮地 得見於導師 便逮聞佛名
彼歎聖功德 正真無虛妄 吾等輩一切
聞之願道意 是我本餘福 還得聞佛音
來到導師所 聽省經典義 見禮於世尊
聞察無上法 蒙見導師故 解脫衆苦惱

世護多所安 用說此法故 吾等當學是
因成諸佛法 聞行於正道 緣致諸佛法
以愍傷我故 宣揚真諦行 講說道之門
菩薩所當奉 是平等之行 令成世明導
見此等心已 佛即時欣笑 阿難問世尊
人中上願說 五百諸梵志 在此前立者
皆當同一劫 逮得佛導師 前世已曾更
供養五百佛 於此壽終已 當見億垓佛
於八十億劫 未曾歸惡趣 於一一劫中
當見億垓佛 從是異劫中 當成兩足尊

號名曰梵志 皆共同一劫 壽命悉一等
 各八十億劫 尊上聖眾同 比丘八十億
 導利於群生 開化億人民 稍稍所遊居
 寂然無所著

佛說如是離垢施及諸菩薩大會之眾梵天梵志等
 五百人王波斯匿諸比丘僧天龍犍沓和阿須倫人
 民間經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離垢施女經

音釋

維摩羅達

梵語也此云離垢施

慇

撞不慧也

臍彈

充彼圓直股骨也

撻揆

唐突不遜也

疊

欣去聲隙也

憺怕

上談去聲下音薄恬靜無為貌

訕

山去聲謗也

諛訑

上音于諂也

音夷自足其智不嗜善言 涸竭也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紙

起字十八行

南藏

作使

中與摩訶比丘

第三紙

起字十七行

南藏

作知

得

當湖馮洪業募貲續鐫法藏方冊願周法界縱白四眾咸滿如來四弘誓海妙嚴性德究竟圓覺願多生父母咸被資熏證入法流誕登覺岸俾示乘願入死出生不迷本性具足正知又願藏眾還訖光緜緲見開成種依正互融民風還淳

無災難

經

不計別加多義

三

卷八

佛說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摩訶比丘
 僧五百人菩薩八千一二尊復尊悉得陀隣尼法在
 所聞知如大海無所罣礙悉得五旬深入微妙漚想
 拘舍羅總持空法藏門不捨志意行無色想從法行
 無所歸依亦不造行說經法無所著爲一切故自觀
 本法以得忍凡行十事是時有菩薩名須彌山復有
 菩薩名大須彌山復有菩薩名須彌山頂復有菩薩
 名師子復有菩薩名和呵末復有菩薩名常舉手復

佛說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摩訶比丘
 僧五百人菩薩八千一二尊復尊悉得陀隣尼法在
 所聞知如大海無所罣礙悉得五旬深入微妙漚想
 拘舍羅總持空法藏門不捨志意行無色想從法行
 無所歸依亦不造行說經法無所著爲一切故自觀
 本法以得忍凡行十事是時有菩薩名須彌山復有
 菩薩名大須彌山復有菩薩名須彌山頂復有菩薩
 名師子復有菩薩名和呵末復有菩薩名常舉手復

經

佛說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三

卷八

有菩薩名常下手復有菩薩名常精進行復有菩薩
名常歡喜復有菩薩名常憂念一切人復有菩薩名
珍寶念復有菩薩名珍寶手復有菩薩名寶印手復
有菩薩名執御復有菩薩名大御復有菩薩名常持
至誠復有菩薩名彌勒如是等十七人。阿闍和等八
人皆如阿闍陀和類。阿闍陀和菩薩寶滿菩薩福日兜菩
薩因提達菩薩和倫調菩薩常念菩薩念益於世間
菩薩增益世間功德。菩薩如是等八人。爾時佛與八
千菩薩俱在羅閱祇去城不遠爲國王大臣所敬遇
所遵奉。所稱譽視若如父。婆羅門迦羅越所尊重。爾

時佛於無央數大衆中說經法。所說上語亦善。中語
亦善。下語亦善。所說莫不開發上中下皆曉了。悉具
足無玷汙精進無量。於時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
迦葉須菩提。阿耨羅云。蠡越。跋波。史優。波離。阿難。如
是復異方不可計。是輩大比丘僧不可計。平旦正衣
服持鉢入羅閱大城分衛。是尊比丘於城中順街里
行分衛。次至王阿闍世宮。宮人官屬俱一處默然從
乞。旬是時王阿闍世有女名阿術達。年十二端正好
潔光色第一。於前世佛所作功德有神猛之行。供養
無央數佛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不轉於父王正

殿金牀上坐女無愁憂見此尊比丘不轉於父王正殿今來於坐不起不迎不爲作禮亦不請令坐亦不與分衛具諸尊比丘亦默然觀此女是王阿闍世見女無愁憂不恭敬禮是尊比丘王顧謂女汝不知耶是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尊比丘已得阿羅漢無所復畏所作事勝已棄重擔生死已斷深入微妙其供養是者福不可量爲師爲父慈念興福施於一切汝見何故於座不起默而視之汝有何異利不禮此上尊女無愁憂曰言王曾見師子當爲小小禽獸作禮迎逆共坐不王答女言不見女復曰王曾聞遮

迦越王當爲小國王起迎逆作禮共坐不釋提桓因寧爲諸天起迎逆作禮不諸梵三鉢寧禮諸梵不答言不見女復曰王曾見大海神爲小小陂池溝渠泉流作禮不須彌山寧爲衆小山作禮不日月之光明與螢火之明等不女復言如是大王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欲度一切被僧那僧涅之大鎧持大悲大哀如師子吼云何當爲恐畏比丘而無大悲大慈大哀離師子吼中云何當禮信歡喜王曾見大法王轉經論教一切令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當爲是比丘少智者恭敬作禮不女曰王如大海水不可

量不可度不可見邊際大智若此猶復受泉流如牛
跡中水自謂以滿足寧可方之於大海是畏生死比
丘志在滅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心寧當迎逆作
禮不王曾見大智如須彌山最尊高怛薩阿竭法爲
尊雄豈況智如芥子比丘迎逆作禮不王寧見日月
光其明所照不可計量怛薩阿竭法光明智慧功德
名聞過是千億萬倍寧比螢火之明自照其身不及
一切人志小比丘自度其身大智之法明於三界寧
迎逆作禮女曰王佛般泥洹後當不爲是輩比丘作
禮何況佛今現在而爲法則所以者何禮彼比丘爲

習此法其親近三耶三佛法得三耶三菩行王告女
無愁憂汝有觶突之心見是大比丘不恭敬迎逆以
坐席爲賓王而廣引衆喻不念設飯食汝何志求女
曰王大王寧有觶突之心耶女謂王言王何故見國
中羸劣下賤乞丐者不爲作禮王答女言不爾此非
吾類女答王亦如是王發意菩薩聲聞辟支佛非其
類王告女吾聞行菩薩法悉棄強梁瞋恚之心以調
順柔弱爲一切人下屈汝豈無柔弱之心女曰王言
世間人愚癡常懷毒惡之心故菩薩摩訶薩以慈悲
護彼人欲除衆毒故此大比丘諸垢已除是輩比丘

見善無所增見惡亦不減女白王當來十萬佛設爲
是比丘等說深妙之法不能復增精進所以者何用
閉塞生死道故譬以甕盛滿水置露地天雨甕中一
滴不受滯亦不得入所以者何其甕以滿故女白王
是比丘等如是若十萬佛爲現神足變化說經法不
能逮及如來三昧於功德無所增益女白王譬如大
海萬水四流皆歸于海所以者何其海廣長所受不
可計量如是大王菩薩摩訶薩說經法當作是見多
所饒益發摩訶衍心多所容受所以者何菩薩摩訶
薩器所受不可計不可數不可量是時女無愁憂爲

王阿闍世說偈言

無愁憂以名得	爲王阿闍世女	有五百比丘來
我不爲起作禮	應時爲王所呵	不恭敬比丘僧
我不知是福地	佛子離彼中迹	無愁憂誦偈言
聽我說至誠言	見比丘不爲起	意不生欲作禮
人欲乘船入海	取一錢破百分	百分中取一分
入法海還爲取	若有人從王乞	若飛行遮迦越
乞匄者求一錢	爲不足從王乞	智慧者令王喜
從王乞千億寶	願施貧使安隱	如是人爲曉了
譬如人求賤寶	如是人爲不黠	聲聞法亦如是

入海寶自取少 譬如人財爲富 菩薩黠爲珍寶
願供養於法王 自致佛度人民 譬如醫自治身
不能愈一切人 若有醫多治人 是乃爲名醫師
發意者智慧師 自脫身棄餘人 爲黠人所不敬
譬醫能自治身 若黠師知藥名 便能治巨億人
爲天下人所敬 發意菩薩如是 譬如樹無葉果
無益於世間人 阿羅漢如是樹 爲無益於世間
譬如樹梅檀香 有益於一切人 菩薩法亦如是
以經法開甘露 不可以牛跡水 澡洗人除垢熱
恒水淨無數人 恒水流滿大海 聲聞法牛跡水

不能除世間熱 菩薩法如恒水 能飽滿大千刹
譬如時雨珍寶 愚於寶取一錢 若有黠益取多
能使貧至大富 佛者譬雨珍寶 聲聞法取一錢
菩薩採飽滿人 菩薩施廣如此 如有人近須彌
皆隨山作金色 若其餘土石山 不能以色變形
菩薩法須彌山 菩薩恩生天上 得離生死苦惱
聲聞不能度人 暴露在草不多 露不能熟五穀
大雨水潤澤多 從潤澤得豐熟 聲聞法暴露草
菩薩法如大雨 大千中諸來者 法所雨潤一切
迦隨華無有香 爲世人所不取 私夷華人樂取

優曇鉢及蓮華 聲聞法迦隨華 聲聞香聞不遠
菩薩法私夷華 度一切至泥洹 如怯人行空澤
不足以爲大難 人中導爲大難 將一切度生死
聲聞法行空澤 菩薩法人導中 度生死迷亂者
導一切恐畏人 縛椂浮度不多 椂不能度往還
譬如人造大船 度無數得往還 聲聞法如縛椂
菩薩法如大船 持七覺度一切 脫愛欲過大海
若如被鎧乘驢 不可入大眾中 被鎧人乘馬象
行鬪戰得勝怨 聲聞法如乘驢 菩薩法乘馬象
坐樹下降魔官 救天上世間人 虛空中滿星宿

星宿衆夜不明 月獨出爲大明 男女見大歡喜
聲聞法如星宿 菩薩法月獨明 菩薩恩致安隱
皆令發薩云若 夜之冥螢火明 人不以是爲明
日出光爲大明 有益於闇浮地 聲聞法如螢火
菩薩慧如日月 生死海行度人 悉現明一切人
爾時王阿闍世聞女無愁憂說是偈默然不識是何
言舍利弗心念是語甚可怪所說無量礙點慧乃爾
我欲試之知能歡喜而忍不舍利弗爲女無愁憂卿
於三乘志欲何求女報言乘大悲大慈於所求舍利
弗報言欲求摩訶衍三跋致耶女答言不舍利弗復

問女行欲何求乃作師子吼女答舍利弗於所求無所求有所求則不爲師子吼無所住止能作師子吼卿舍利弗以法取證寧有聲聞辟支佛法摩訶衍法不舍利弗答言無諸法相一耳空無所有女問舍利弗諸法空作何行法而設三乘舍利弗答女言無所行舍利弗復問女有佛法無有佛法有異無女答尊者舍利弗近空及遠空有異無舍利弗答言無異女問舍利弗譬內空空外空有異無答言無異如是舍利弗得佛法未得道法適等無異女爲舍利弗種種說空法舍利弗默然無異辯才折答此言爾時尊者摩

訶目捷連謂女無愁憂見如來何異要言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知女報尊者目捷連能知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數不目捷連報女言我當禪定三昧觀本際女謂目捷連恒薩阿竭一一持三昧視見恒沙中數人民意念所趣向何況是星宿以是故知恒薩阿竭於諸法而有持是故聲聞辟支佛所不及知尊者目捷連寧知十方佛刹中幾何天地當敗壞幾何天地當合成答女言不知女復問目捷連寧知幾佛已過去幾佛甫當來幾佛今現在答女言不知女復問目捷連世間貪婬有幾人喜瞋恚有幾人愚癡者有幾

人盡行三事有幾人不行三事有幾人答言不知女復問尊者摩訶目犍連世間有幾人求聲聞道幾人求辟支佛道幾人求摩訶衍答女言不知女復問目犍連世間有幾人求佛道幾人不信佛道幾人信九十六種道幾人不信九十六種道適無所信爲有幾人答言不知女報目犍連怛薩阿竭悉知是事復過於此不可計無有限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知是故怛薩阿竭於諸法而有持尊者目犍連爲怛薩阿竭所稱譽神足第一寧曾至犍陀訶刹土是刹中有樹以七寶而校飾以衆寶爲樹梅檀爲華香摩訶目犍

連報女言本所不聞本所不見今乃聞是刹土名字未曾所見聞願聞是刹中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名字今現在說經法不女報言彼刹佛名香潔放光明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在彼刹說經法女無愁憂於座不起作瑞應三昧念菩薩初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耶三佛過聲聞辟支佛上如我至心願我香潔於光明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現光明使諸聲聞見其刹土使國中梅檀香香聞是間刹土女無愁憂立是願於是香潔放光明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尋時放身相光明是刹諸聲聞皆見彼刹

土香潔放光明恒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於大衆
中爲菩薩說經法諸聲聞自於其處所聞彼佛所說
法皆佛威神之恩彼香潔恒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
佛持六十種音說如女無愁憂所說無異初發意求
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輩之人過聲聞辟支佛上說
是時彌勒菩薩白佛言是栴檀香從何剎土來至是
閻香乃如是佛語彌勒菩薩女無愁憂與諸大聲聞
共師子吼有此善瑞故現彼香潔放光明佛剎中栴
檀香滿沙呵剎中無愁憂女語尊者目捷連菩薩現
功德變化如是者有何當志於小道女復問目捷連

寧知捷陀剎去是遠近不目捷連答曰不知女謂目
捷連如目連等滿是三千大千剎中譬如蘆葦竿柘
竹稻草木令目連其數如此時過一劫計彼佛剎無
能計知其處乃過爾所佛剎乃可得香潔放光明佛
所治爾時香潔放光明佛卽迴光還歸本土於是佛
剎不復現目捷連見此變異默然無所言趣尊者摩
訶迦葉謂女無愁憂寧見前釋迦文恒薩阿竭阿羅
訶三耶三菩不耶可得見佛色身使佛有所說云何
見我色者聞我聲者愚癡不信是人不見以法見佛
佛者法身法者難曉以是叵見爾時尊者摩訶迦葉

作是念女曾見釋迦文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
不女答迦葉言然我見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
不持肉眼見不色見不無色見亦不持天眼見亦不
持痛癢思想生死識眼見亦不智慧眼見亦不想識
見亦不法眼見亦不身見亦不佛眼見亦不命見摩
訶迦葉我見怛薩阿竭如尊者摩訶迦葉者爲無大
明樂世間生自謂有身緣一覺行念欲見道摩訶迦
葉謂女設是法無有主愚癡者乃樂生自謂是我身
一切萬物是我所有法想不於中樂得見從何而化
生女謂摩訶迦葉諸法不可得見是故法無形如是

不可得見如何生摩訶迦葉謂女佛法亦空無所有
女復謂摩訶迦葉欲得見無上正真法者當如法摩
訶迦葉報女白衣法我欲聞況佛道不欲聞女謂摩
訶迦葉法不見有亦不見無摩訶迦葉謂女是法無
女復謂摩訶迦葉諸法皆空無有形不可從諦得見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見佛身相自淨其行於行清淨
得見諸淨是則純熟摩訶迦葉謂女云何自淨其行
純熟者女謂摩訶迦葉能自觀身空者悉入諸法空
諸法亦不減亦不增是爲自見諸淨摩訶迦葉謂女
何等謂身空女報空盡空是是身爲空諸法空亦如

是摩訶迦葉復問女無愁憂從何聞是法乃能信諦
佛有二事因緣得信聞他人善自念其行女報迦葉
他人智說可聞爾乃自觀身造行女報摩訶迦葉若
自智慧復觀一切智以明爲師摩訶迦葉報女云何
自知身行善女答言聞法觀善身行善則見善造行
摩訶迦葉報女云何菩薩自觀身行善女答摩訶迦
葉菩薩法與一切天下人共合適不踈遠是則菩薩
身行善女復報摩訶迦葉當來法過去法今現在法
意無增減是爲行菩薩法摩訶迦葉問女云何見法
無所增無所減女報摩訶迦葉有二事有法無法不

增不減作是念是爲自見身意行見身意行則爲無
所見知摩訶迦葉自見其身迦葉謂女云何自見其
身女報言如摩訶迦葉自度身不見一切人摩訶迦
葉答言我無所見女報摩訶迦葉諸法適無所捨亦
無所著摩訶迦葉默然無以加報爾時尊者須菩提
聞是語爲甚難甚難大歡喜問女無愁憂從何得大
利乃有此辯女報須菩提亦無得利亦無不得利慧
亦不見法法亦不見慧亦不內觀亦不外觀是則慧
所以者何須菩提言有法者則非法如尊者須菩提
第一樂空閑處法爲有處有說爲有慧無有慧慧無

所說須菩提報女言不持空閑處有法處得慧是法見不是可說不可出女報須菩提一切法悉如是無從見無從取云何得大利而有慧須菩提報女言設空無有慧何從有是語女問須菩提寧聞山中大呼有響聲來應不一切法悉如是信不言信是響有慧無慧本無慧是響因聲而合成女問須菩提是響出爲有響像無報女言響無形像響因空而有一切法如響因空而出生女報須菩提一切法法所說從空生須菩提問女言若一切法從空生何以故佛說世間當來佛如恒沙數女報須菩提欲得此法所生

處耶答言欲知所生處無所生無所生是生處須菩提恒沙等不見從如來去亦無所至所以作佛者何法不從發意亦不止意須菩提報女言是說爲第一未生未起女報須菩提所說皆第一若說若不說亦第一一切無所生不可說不可說不離佛法須菩提報女言甚難居家爲道乃有此辯博覽衆要深入微妙女報須菩提菩薩亦無居家亦無出家亦無沙門亦無不沙門所以者何以心意爲行行者以智爲上以默爲善須菩提問菩薩有幾處止願聞其說女報須菩提菩薩持八法住是故止處在所止無所不止

聲聞中第一何等爲八法住菩薩常行善意至心求佛無轉誨一以大慈救護天上天下人二不捨大哀離世間法於身命無所著三行漚沤想拘舍羅不可計智皆發意求佛四常行勇猛不厭見聞求諸法五悉知菩薩行處六悉救一切人意七其智不從他人受一切法自證得忍八如是須菩提提持是八法行在所止處過諸羅漢辟支佛上於是須菩提默然爾時尊者羅云問無愁憂女乃作是解曉了衆要總持智慧何故自坐金牀穢濁無謙卑恭敬之心自處高牀與大比丘難說經法吾曾聞佛說人無疾病不得處高

牀及臥聽而說經法女報尊者羅云寧知世間以何爲淨何等不淨羅云報女言世間有持戒信受不犯者是則爲淨若有犯者則爲不淨女報羅云且止未曉未了所以者何羅云持戒信受不犯者是則不淨其犯戒者是則爲淨所以者何不倚淨慧則有淨不淨本無無淨不淨諸阿羅漢所見如是其犯戒者爲淨所以者何羅云以離於戒不復學可至無極慧遠離惡道過於世間是故謂爲離戒羅云報女其人立願不立願有異無女報言尊者羅云譬如紫磨黃金持作衆物珠環瓔鎖已作未作前色後色有異無報

言無異如是羅云何故嫌處高牀不恭敬嫌苦者意
行是本羅云昔菩薩以草蓐於地爲座過於聲聞座
梵天座羅云復問云何座得過於聲聞座梵天座仁
者羅云菩薩於樹下以草爲座三千世界刹土釋梵
四天王及世間上至三十三天其中人民大鬼神皆
來問訊菩薩中有頭面禮菩薩足者有跪拜者有揖
讓者中有叉手者爲爾不羅云羅云答言有是有是
羅云當知菩薩處意高下非謂床座是故過聲聞座
梵天座當作是知爾時王阿闍世告女無愁憂汝不
知耶尊者羅云是遮迦越王種尊第一信用道德故

少小棄家行作沙門棄遮迦越國是佛釋迦文子持
戒第一汝云何反輕戲不以禮敬女白王止莫說是
語寧可以神丹之珠比之以水精王曾見師子當生
疊狐遮迦王子豈當爲小國王王言不爾女復白王
當知是因緣彼羅云不從怛薩阿竭爲父母胞胎生
怛薩阿竭師子行皆降伏九十六種道神通之智悉
具足爲大聖猛一切諸法悉了知無所罣礙等知一
切人心所念知當來過去今現在悉曉知爲大醫王
療人苦痛常勸助一切轉法輪舍利弗摩訶目犍連
摩訶迦葉須菩提蠡越羅云阿難如是輩聞法皆奉

行猶非是佛之子爾時諸尊聲聞在大衆中女爲說
經法女白王過去阿僧祇劫有佛名提和竭羅時婆
羅門女字須羅陀復有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提和竭
羅怛薩阿竭時持華五莖散佛上時賣華女發心願
欲世世爲夫婦乃至子得佛復發心求摩訶衍乃爾
時過去阿僧祇劫作功德發願世世相隨欲救諸下
劣是故從佛求願從佛求願終無有空俱夷者釋種
女大樂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漚憇拘舍羅行勸
一切菩薩示現有妻子男女奴婢象馬金銀珍寶摩
尼珠所以者何護九十六種道不欲使誹謗菩薩非

男子王爲生黃門世有何特而言忍勤苦設作是念
當墮泥犁中晝夜苦痛不可言菩薩乃從提和竭羅
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藐三佛以來菩薩受菑無有色
思想女白王爾時婆羅門子鞞多衛從提和竭羅怛
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得慧明六萬三昧門逮得
無盡明恒沙數陀隣尼法受是菑時前所願所爲盡
悉棄除從得忍有言羅云是佛之子從父母胞胎中
生者是爲謗如來菩薩於妻子國城不以樂色故菩
薩離愛欲於世間法無所點汙女白王大海中求火
尚可得菩薩貪婬瞋恚不可得王當知是法尊羅云

者爲化生不從父母胞胎生所化現皆佛威神菩薩隨習俗而教化護一切癡意如幻現形一切所作常不離三昧自現在小兒中現白衣居士中現菩薩聲聞中天上人中非人等尊劣長幼下賤妓樂宮女酒食隨所欲度而往生如是所示現處不可計不可數衆會中有發心念誰爲適是恒薩阿竭種姓眞子者等知正見不斷三寶護七覺意隨所樂而化是曹之人眞佛之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爲佛作眞子當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說是語時王後宮列女二十五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時千天子聞女

無愁憂師子吼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同時發聲言我是當來佛過去佛之上子發心已雨於天華遍覆羅閱祇大城中以供養女無愁憂時無愁憂於金床下前趣諸尊聲聞無愁憂女問諸尊聲聞爲曉分衛法不諸尊聲聞答女言已曉云何曉答曰身有四神從因緣生常覆蓋順化懼有壞敗時以故當飯食之是身以飯食得立無飯食則不得安隱是身譬如弊壞之車須脂膏而得所安所以時食欲護身故不自貢高行乞不以爲色相不以爲貪亦以欲破貪故女無愁憂聞諸尊聲聞各各說是事聞所說亦不

喜亦不憂如是身為災患勤苦若此卽以時請諸聲聞供養以百味飯具飯食訖竟皆揖讓便還耆闍崛山中聽怛薩阿竭說法我曹亦俱當往無愁憂女食後與父母兄弟宗親後宮列女群臣人民俱出城到耆闍崛山中前以頭面著地爲佛作禮繞佛三匝却坐一面諸尊聲聞從禪覺亦皆悉來爲佛作禮却坐一面舍利弗從座起正衣服下右膝叉手白佛言是女無愁憂所說甚難入深法要以權行立人不可勝數所問種種悉能報答佛告舍利弗是女無愁憂以供養九十二億佛作功德常不離溫想拘舍羅舍利

弗白佛是女何故不棄女人佛告舍利弗若諸聲聞謂此無愁憂是女人耶若等不深入般若波羅蜜不見人根觀本迹然便等視於所行菩薩恣所樂喜以權道示現有男女其限無所罣礙欲度男女故無愁憂女欲決舍利弗之狐疑現身立願使大眾中悉見我是男子作是念已卽諸大眾見無愁憂身為男子不復見女人像無愁憂於時踊在虛空中去地七十七丈止空中佛告舍利弗是無愁憂爲男子踊在虛空中去地七十七丈若見不舍利弗白佛唯然已見佛告舍利弗是無愁憂却後七百阿僧祇劫當作佛佛

名鞞竭俞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刹名鞞末拘
遼害其壽千萬劫佛般泥洹後經法留止十劫不斷
絕是刹中地皆如細瑠璃其刹土八方方有一道是
佛所遊行處以七寶爲樹以衆寶爲欄楯以天繒爲
華蓋以名香而香之無穢惡石沙瓦礫純以珠寶爲
萬物刹中無有泥犁禽獸薜荔但有菩薩僧及天與
人譬如忉利天王所居宮爾時大衆及王阿闍世歡
喜踊躍皆言善哉善哉王阿闍世正殿夫人字旃羅
盧於坐起叉手自嗟歎心白佛言旣得爲人難我復
懷養是菩薩益倍踊躍因是功德發心求阿耨多羅

三耶三佛發心立願今佛授無愁憂菩薩慧却後當
作佛劫盡願今我乘其第得作佛於彼刹土中爾時
佛知王婦月明心所願佛告舍利弗見王婦月明不
舍利弗言見王婦月明持是功德所作當棄女人身
得男子已當生忉利天上作天名寶第一彌勒佛來
下有國土名呵當爲作太子字終好當供養彌勒盡
壽命劫後當爲彌勒作沙門上法亦持中法亦持下
法亦持總供養是應陀劫中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
三佛又行菩薩法是離愁怛薩阿竭得作佛已寶第
一當於是刹作遮迦越王名寶豐當供養承事怛薩

阿竭盡形壽當承其佛第得作佛名普明怛薩阿竭
阿羅訶三耶三佛當教授是無垢濁焰明刹土本刹
故事如離憂怛薩阿竭所治處處無有異王婦月明
聞佛說是茹益倍踊躍自嗟歎其身以珠摩尼直百
萬兩金用上佛從王阿闍世求持五戒別治一處離
婬欲之行令一切皆修清淨無愁憂菩薩始從虛空
中來下叉手住佛前願我作佛時令我刹土諸菩薩
自然化生長大法座袈裟自然著身等無老少如年
二十之容色令自願身爲沙門自然被法衣尋時作
彼示現無愁憂菩薩白王法無堅固從空而立從空

而坐於念不念於中立意不散無所錄在所作爲無
所屬王見是不是一日之中我爲女人變爲男子形
復現比丘僧何者審爲諦是處餘處人身中有三毒
以三藥療焦盡諸毒知是法故大王不當作非法行
當數數誦佛文殊師利童男菩薩所能除人垢增益
功德度不度者王國中多事欲去隨意佛告阿難無
愁憂菩薩受荊解諦能持能說當爲一切廣說經法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佛道正使是三千大千刹
土持七寶滿其中持施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
不如聞是經信不誹謗其功德不可計何況奉行盡

形壽供養繒華幢蓋旗幡其功德無能計數者諸比丘受教無愁憂菩薩歡喜王阿闍世王婦月明阿難尊比丘一切大衆諸天龍神阿須倫聞佛說經皆歡喜前以頭面著地爲佛作禮而去

佛說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音釋

蠡里 胛 遇梵言也

阿術達

梵語也此無愁憂

軀突 上底鍵觸也

陀訶刹

上件梵語也此云香潔國

須羅陀

梵語也此難潔

鞞 竭 上彼

梵語也此

離愁

鞞 未 拘 遼 害

遠音聊 梵語也此無垢濁光燄

旃 羅 盧

下遇梵語也此云月明照

當謝 業 募 鐫 方 冊 多 生 父 母 咸 被 資 薰 一 認 登 覺 岸 仰 業 乘 願 入 死 出 生 具 足 正 知

佛說須賴經

一名又須賴此云善順

曹魏西域沙門白延於洛陽白馬寺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五千菩薩俱爾時舍衛城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得堅固志不可轉移信佛法衆身歸三尊奉持淨戒修行十善有四等心救濟不倦內性清淨苦樂無二至意求佛無上大道思惟所行晝夜誦習以善方便導利人物安貧自守以法爲樂於是天帝釋以天眼見須賴功德殊妙所聞不惑博覽衆經無有邪行坐起安詳行止臥覺不失儀法少欲

易足不貪利養質直善說言信不華齋戒省約食節
衣管樹葉爲器茅草爲席不畜遺餘無所藏積國王
人民莫不敬愛常以晝夜各三詣佛諮受法言佛知
其意輒與相見須賴每詣佛時無數百人常從與俱
其所遊至臥起經行人營護天帝釋自念言是仁
者戒行純備恐子將奪我處當下試知審求何道釋
便化作數人楚罵須賴言無忌諱又以石擲捶杖加
之於須賴須賴忍力慈仁不瞋不怨釋便化作數人
謂須賴言仁實見枉我謂爲卿煞之何如須賴答言
子所謀者非善法也正使彼人刀割我身尚無恨意
況但撾罵所以者何夫罪福有二果種福者生天上
爲罪者墮惡道是故不當恨何況欲害彼於是須賴
卽說偈言

夫以種惡栽	故生墮罪類	若其種善本
後必望福果	覺惡以諦觀	當持慧分別
惡栽非善本	種德無惡果	守三能無惡
身口意常善	上人忍無怨	智者受不犯
除三以清淨	身口意無瑕	勸行福德者
得願必常安		

化人不能使國貧須賴有微害意於是乃退天帝釋

復以金銀置其前使化人謂須賴言仁者取是寶可用恣意布施作福亦可好衣美食貧何可堪須賴言自我宿行不善亦當受斯貧苦以貧寶妄取後困必甚化人言且自歡娛快意終身安知後事須賴答言此非慧語或於一身不有遠慮後受大罪智者所畏貪得多藏取非其有罪與盜等智者所恥愛身計壽自保不死犯不與取智者不爲夫智者計身命無有常萬物非我有所貴唯道故無貪諍守善而已又說

偈言

藏寶至千億 不施死時悔 智者謂是貧

宜識此至言 節食不著味 誠信而好施
有慧慮爲富 佛說是常安 能止不爲惡
守道中外清 無戒而自嚴 已犯斯非賢
當受明爲師 勿用愚所譽 愚譽牽入冥
師明益近淨

化人不能使須賴有貪意卽退去天帝釋復化持真珠價直數億詣須賴言我與人諍訟事聞國王竊引仁者爲證願以此珠相上幸助一言須賴答言用爲說此是我所畏終不取欺所以者何妄言者先爲自欺次爲欺天亦爲欺法令其口臭言不見用多被誹

誦心恒懽悴天所不念身色變福德消善名廢彼爲
上世聖賢所撓欺失德本而生衆惡塞善之路自投
邪冥是爲後世招致殃罪又說偈言

衆欺生惡果 自致口常臭 都已忘前言
入邪無正道 自欺亦欺天 欺法是自怨
常爲衆所疑 欺詐何益人 欺爲衆惡本
自絕善行業 是故致痛聚 妄言何益人
設以滿天下 金銀珠相與 至守法戒者
何時爲寶欺

化人不能使須賴妄語卽時退去天帝釋還語夫人

言汝試將我妓女與數琴般遮翼婦俱見須賴共轉
其意壞其清行知有淫無天后受教卽從妓女夜安
靜時到須賴所住虛空中作靡麗之辭言仁者且起
天使我曹來侍左右我曹形容旣好衣裳鮮明瓔珞
珠寶服梅檀香不老不少適在上時端正皎潔可不
瞻視卿福所致故來相事須賴仰頭答言若曹盡是
地獄畜生餓鬼所愛非彼天人上智所樂我見若曹
所有如夢色像香實如海泡沫我見若形骨幹肉塗
血澆筋纏革裹皮覆以蔽汙露譬如工師幻人目耳
汝曹上時我見無常當就壞敗爲分離法罪福我已

覺無毛髮之愛念若曹實壞人善心不能成立人意
但汗淨行若曹卽連臭腐習欲無樂坐致苦痛自誤
墮冥入三惡道欲非善本鬪訟恐悲顛倒濁亂皆從
欲起癡狂致災坐彼形殘外集內熱不見福果以亾
人本種畜生類後爲牛馬騾驢駱駝犬狔雞鵝皆欲
所致違遠聖賢亾失信戒聞施慧道隨欲一念不顧
後世是欲常壞求道之意何況其餘卽說偈言

欲汗爲臭腐

獨痛遠安樂

自擲餓鬼罪

無慮常附惡

無便爲亂本

遠法去就誤

不慮致顛倒

欲盛癡益置

貪情失善意

邪念常恐驚

內憂如外惱

坐欲亾信根

已爲不善本

如魑食人肝

居衰事邪神

爲欲如癡狂

淫爲牛羊猪

驢馬象騾駝

長受獸形苦

是故慧捨欲

棄信戒聞德

遠自拔惡道

爲淫人癡網

遠女常疾脫

如汝好形輩

滿此間浮利

一心住如山

天神安能傾

時天后及妓女不能使貧須賴有淫意卽還天宮爲
天帝釋說偈言

子學深見諦

說知女態慝

已捨色無欲

無瘡不受毒

於是天帝益怖衣毛爲豎念是仁者戒淨不邪必奪我處便自下詣須賴說偈問言

須賴欲求何 戒淨健乃爾 願說望帝王

日月釋梵耶

於是須賴答釋偈言

帝王日月天 釋梵雖爲尊 無常皆如幻

未脫彼何明 所欲樂不生 無有老死患

憎愛怨苦際 願度三界人

天帝意解欣然大悅卽說偈讚須賴言

善哉愍世間 疾解得如願 當除三世垢

天人必蒙恩

於是須賴經行舍衛城市便於市中得先劫寶價當是世卽以手持而舉聲言今是舍衛國有極貧者吾以此寶而惠與之爾時國內有故長者乃昔富賈合數千人應機悉走到須賴前各自陳言我等困窮惟見矜濟又有極貧無數之輩亦皆馳至從乞求寶須賴答言諸賢不貧今是城中有貧極者吾以此寶當往與之衆人問言觀此城中誰極貧乎須賴答言王波斯匿國之最貧衆人言勿宣是語帝王何常而有

貧者度王宮藏珍琦不可訾計須賴以偈答眾人言
雖多積財寶 欲得求無厭 如水晝夜流
是輩猶爲貧 貪增不念苦 邪行意不慚
從此到彼世 是爲極貧困

於是須賴與大眾人民俱到王宮門時王波斯匿在
正殿適收五百餘長者皆當有罪王欲使多出財寶
以贖其罪傷臣白王須賴在外王卽請與相見須賴
入謂王言我往日經行舍衛城市得此明月珠意欲
與貧者觀省此國之極貧者莫甚於王願大王受是
寶王聞其言有慚愧色答言須賴我貧孰與卿同須

賴言王貧甚於我王言願說其意須賴於大眾前爲
王說偈言

夫財日夕貪無厭	爲君造宇後燒痛
自保不死不惟後	是謂極貧無法行
常有慈心不懈慢	遠色近賢而知足
不好多求不畜積	是生爲智無怨惡
居位捨正而爲非	以財恐民施刑法
在安忘危快所欲	欺人死困悔無及
直信清淨識者強	節如知止聞不忌
常知不恐樂在行	是謂不貧聖所稱

夫已富貴不念施

謂命可常壞在今

貪濁迷惑如醉象

意塞不覺是謂貧

信佛法衆行恭敬

恕已安人善教誨

不愚不恚不放恣

以法自御爲常富

火燒草木不知足

衆流歸海無滿息

日月不疲照四域

貪至老死不厭欲

火雖盛熱不久然

富貴無常如浮雲

故慧不願天及王

慧意燒惡無復煙

王波斯匿謂須賴言誰當證明我貧仁富須賴答言
大王亦聞世有如來至直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所見已諦能
現證要今者不遠近在祇樹給孤獨園王曰我已厚
祿得見此尊須賴言是聖師可以爲證王曰願請佛
來如佛所斷當以爲正於是須賴卽說偈言

佛慧悉徧見

不須大王請

今我意所念

已見必哀來

神通聖無漏

世作後所受

佛無不定智

必來王莫疑

常等無憎愛

愍傷人非人

雖遠在他方

但念其法言

我願大王信

佛爲慈悲主

於是至意念

世雄來不久

預出香華寶

珠璣繒蓋旛

衆妓調五音 供佛當鮮明

須賴卽叉手偏袒右肩下兩膝跪伏地遙向佛說偈言

佛悉知人意 照見諸至誠 願稱聽至意
現神在我前

於是地卽大動佛與五百比丘二百菩薩化從地中
出王殿上釋梵四天王無數百千天悉從佛而來王
及吏民見佛現神莫不悚然加敬稽首佛足若干千
人從敬發意願爲菩薩於是國貧須賴前禮佛足卽
住白佛言我行此城中得明月金珠價直一閭浮利

念欲與貧者觀省是國獨王極貧所以者何貪欲無
狀賦斂不息燒惱不息一國民爲疲極迫強役羸中
傷至直下有勞擾上爲欲縛不念非常不順正治是
故我獻此明月珠不肯受反詰我以貧富之證是故
願見如來無不開導無所不護析疑除垢願解此義
佛言富哉須賴言語至誠大王勿疑王曰唯然世尊
以正真之言啓發蒙冥佛以善權方便將護王意現
其義言王且諦聽亦有因緣計王所富須賴無有亦
有要義計須賴富王不能及所謂王之富者計有國
財金銀璧玉水精瑠璃真珠珊瑚碑磔碼碯象馬宮

殿所有饒裕治得自在此王之富須賴無有當計須
賴道德正相布施戒具忍力精進慧不放逸善行有
叙慈悲喜護愛敬三寶學深意淨直信慚愧七財滿
具是須賴富王不能及正使大王所部國界人民悉
富如釋摩男合此人財以比須賴道德之富百分千
分巨億萬分計所不能及是不可以譬喻爲比王言
善哉善哉如世尊言我已有福我國界中乃有持法
上富之人佛言然亦多有真人在王界內於時王波
斯匿起住佛前讚須賴言

我尊仁與佛 由仁我綺雅 願以國相上

自今仁爲師 久已僑慢戒 坐國遠正法

今聞須賴語 願詳修梵行 用貪財利故

怨五百人繫 今赦貪無益 念仁恩難忘

於是五百繫人聞王赦其罪皆念須賴恩狀非常苦
得無欲意悉起禮佛又禮須賴王意歡喜重讚言

仁富我實貧 須賴言妙真 今下令國中

不得言仁貧

國人聞王令後皆稱須賴爲富無復貧名須賴起正
衣服右膝著地叉手曰佛言今是大衆集會善哉世
尊願說法語使此衆人不空見佛佛言善哉聽我所

說善思念之有四法族姓子爲見佛何等四爲信爲樂爲悅爲敬是爲四復有四法可得見佛何等四已見佛色像便起道意自願後世得身如是以至意思念佛言常至誠已悲哀諸人物意不復動已樂所履行不斷三寶是爲四復有四法爲覺意何等四謂色痛想行識無所視所見轉空所想卽知是爲四復有四法見佛向淨何等四不計彼我爲內外除不計常在爲除壽命不計斷滅爲捨習行以佛眼見覺常眠意是爲四復有四法見佛向淨何等四一切法無所取以正定爲淨行已學成無上智善權見淨脫是爲

四族姓子族姓女已見如來爲向清淨佛說是時七百比丘意解無漏坐中菩薩皆得不起法忍無數千人皆立德本佛說經已便從座起與諸弟子及諸菩薩現神飛去如鳳凰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須賴言仁者欲詣佛時願相告敕身欲隨往須賴言亦願大王敕諸後宮太子官屬并國吏民不詣佛者使有司記其罪所以者何菩薩不但憂身憂人非人菩薩在大衆中威神倍好王言願聞菩薩將從大衆爲之奈何須賴答言一切衆生菩薩皆能合會以爲從者謂以布施衆人樂從能轉慳者使好

布施菩薩持戒衆人樂從化諸不信令信罪福菩薩
忍辱衆人樂從化諸瞋恚令無結恨菩薩精進衆人
樂從化諸無勢令建精進菩薩行禪衆人樂從化諸
亂意令守一心菩薩智慧衆人樂從化諸愚癡令得
正智菩薩行慈衆人樂從化諸不仁使有慈心菩薩
行悲衆人樂從入生死苦不厭正行菩薩行喜衆人
樂從化憂迷者能使樂法菩薩行護衆人樂從安慰
勸助使人入法如是大王德行非一又有四事爲善
受人一曰護衆生不違捨二曰衆德本行清淨三曰
擇好願令佛國無三毒四曰空不願無思想出諸魔

網所拘制菩薩常行柔軟化諸剛強不忘大乘樂居
山澤不以毀斷先世福德善本日增普修衆行周滿
道法三十七品菩薩以是合取人民王波斯匿欣然
大悅善心生焉王身所著綵衣價值千萬以上須賴
須賴不受言大王意悅與受何異王意不樂須賴復
言我自有管衣著之甚悅當用是憂衣爲王曰何故
須賴客言我有時脫衣掛樹捨行一日或至七日無
貪取者我亦無惜意不願望此衣菩薩常服如此輩
衣旣自無著意又使彼不貪王曰願仁愍念足行衣
上使我長夜得福無量須賴稱王意爲蹈衣上王曰

此衣已屬須賴吾將安置須賴答言大王宜視此國中形露不蔽者可以衣與之王卽敕左右持此衣出賜諸貧窮人諸貧窮人共得王綵衣皆歡喜念須賴當何以報其恩須賴至意以佛威神空中有聲而說偈言

不以香華寶 甘快諸美食 欲報此慈恩

但當起道意 至人不貪貴 不樂諸奇異

欲報當求佛 大乘四等意

於是須賴以日昃時與大眾人王亦與後宮一切官屬吏民俱行詣佛是時舍衛清信士清信女合十億

衆及得賜綵衣貧民聞須賴當到佛所皆悉從行時天帝釋下從舍衛來至祇樹於中間化作大殿如忉利天宮化作七寶樹於樹下爲佛設師子座方圓百副以若干種繒敷其上令萬二千妓女羅住其邊作百種音樂以爲供養佛佛知大眾具至卽起到大殿坐天師子座佛身放光明照天地空中散華其墮如雨天帝釋告子言拘或吾爲佛設座汝可爲諸菩薩真人作座太子卽化作六萬餘座悉嚴好以天五綵之氎已說偈言

真人諸菩薩 願來坐此座 是化天所樂

常願會佛前

諸菩薩大弟子坐已定時般遮翼天敕其天人孚調
五百餘琴令音調好進歌佛須賴來者必有尊天俱
主我曹當退卽時調諸意如歌頌言

智行過百劫 智盛施無量 智戒攝身口

當禮無上聖 人忍無所犯 精進入力强

仁開定慧門 當禮三界雄 明斷淫怒癡

已盡滅無瑕 自得復授彼 當禮天人師

慧觀除三愛 不貪世間榮 恬惓無憂畏

當禮是法王 魔天進三女 道意不爲傾

無著不可汙 當禮是至清 奇相三十二

衆好自嚴身 八聲無不聞 當禮天中天

行地印文現 無畏威遠震 齒齊眉間廻

當禮釋中神 我讚十力王 檀獨歡喜誠

自歸佛得福 願後如世尊

爾時須賴從大衆人民亦若干天人俱到佛所皆
禮佛足各坐一面王波斯匿與其所從前禮佛足卻
住一面於是王手自取牀謂須賴言願仁坐此座諸
天衆中未見須賴者念是貧人有何功德而見敬乃
如此釋知諸天意言諸依福者不宜輕是人所以者

何我可爲證是人守戒奉法難及且待須臾方見其德須賴欲使諸天意解卽自佛言唯願世尊解說菩薩得威神見敬至於無上正真之道是時佛放身光焰著須賴其形狀踰於天帝百千倍天意皆悅知非凡人悉已天華散其上佛告須賴菩薩在貴不以僞慢現若卑賤能使衆人不貪富貴亦無恨貧是爲淨德其在豪貴能率餘人興布施意在智現愚能使愚人疾解智慧是爲淨德已能制意如汝須賴示現極貧守戒如法爲諸梵志居士衆人所敬是爲清淨知善方便賢者阿難曰佛言須賴學來久如佛告阿難

其學甚久已事若干億百千佛現得三忍博達衆智順行諸善自見貧鄙意淨如是阿難言今寧有人願求佛者佛言欲天七千色天萬二千世人數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阿難復問須賴久如當成爲佛佛號爲何國土何類佛爲阿難說此偈言

阿難聽我說

須賴初發義

護人無佻意

德廣常大施

從始起意來

其數難縷陳

供養佛無厭

奉法守不怠

學六度無極

進道樂久長

梵行未曾漏

守法慧不傾

所行志念具

覺對立道地

已度衆邪網

性善覺內事 已捨世八事 利衰毀譽意
一切等心視 如空無罣礙 愛法行無倦
守忍慈爲常 愛人如愛已 棄身安羣生
愛習悉教彼 念熟說義實 覺意不離法
解空導二脫 三忍具無念 學法知可行
所至必開導 一切蒙其恩 所在國邑興
輒往到其方 宣化如佛意 遍教諸天人
我般泥曰後 末時須賴終 生東可樂國
阿閼所山方 餘三阿僧祇 行滿大願成
得佛除世邪 安隱度十方 自然爲神將

號曰世尊王 始如阿閼佛 所度無有量
世名德化成 惡滅善義興 佛住千萬歲
衆僧不可稱 彼願羅漢少 求佛者甚衆
時人力神足 精進福行明 其世五音聲
佛說法徧聞 無有壞善魔 正信脫邪患
至佛滅度後 八萬四千人 上法典照世
令行無訟意 須賴所教化 多願摩訶衍
悉會生其世 不數已度人
佛拜須賴時坐中天人鬼龍各以好衣奉上須賴歡
樂之聲聞於三千億百千人皆來禮之佛爲廣說若

于法要解三乘行王波斯匿避坐叉手住曰佛言我以貪濁爲國財醉憍貴自恣作危殆行得須賴妙言乃自知最爲貧今欲捨家國付太子受世尊戒身爲佛比丘僧守園給使現在財寶爲三分一分奉佛弟子二分施國人民三分留爲官儲得蒙佛恩現身財寶不復貪樂一切是福皆施衆生願得無上正真道意時坐中五百長者居士五百梵志五百小臣聞王誓願如師子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一切捨欲以家之信離家爲道欲作沙門除中三百人其餘佛悉以爲沙門於是須賴退坐叉手曰佛言已亦願從聖師

子十方諸現在佛求哀作沙門須賴慧力亦如來所成便入三昧一切十方諸現在佛皆與其比丘僧俱現須賴卽起稽首禮十方佛便爲沙門復求哀言願諸世尊哀聽受我使得成立十方諸佛及釋迦文皆伸右臂摩須賴頂諸佛臂各自現不相障是時光明照三千世界天雨衆華賢者須賴自然法衣在身被服正齊威儀安庠當須賴得拜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無餘縛結千菩薩得信忍佛告阿難受是記拜經奉持之當爲衆人布說其義所以者何末世人多在邪信網吾以是故於中作佛化其惡意使見正道令

如須賴從信入慧我於世間周徧說法一人不度我終不捨是故阿難當傳此法令人信樂終日習聞使意開解當從是如得要佛說經已皆歡喜須賴比丘諸比丘僧天帝釋及王波斯匿天人阿須輪莫不樂聞

佛說須賴經

佛說須賴經

二譯

前涼月支國優婆塞支施喻譯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爾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爲國王大臣梵志長者及諸細民供養世尊給所當得爾時城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衆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衆生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真道心以方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於是釋提桓因以天眼淨

徹視於人見舍衛城中極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
備心無恚怒執志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
儀出入周旋常懷等行飲食坐臥常懷等心左右睡
寐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充易可損於利求利衰毀
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謙順心靖純
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齋知節少食普城所
敬無有厭足諸造見者與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
蓐又致供者讓而不受樹葉爲器茅草爲席衣食之
餘輒以轉施無所藏積清淨潔白離於死業於一切
生無所志願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開瑕容

其禮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須賴欲詣佛時若干百
人常從與俱若其須賴所遊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
臥其地界分無有空閑人衆圍繞於是釋提桓因卽
心念言如是族姓子淨戒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
我處當下試知審求何道於是釋化作數人住須賴
前罵詈須賴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之於是須
賴以其忍力專行慈心不瞋不恚於是釋提桓因復
化作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唯然須賴如是人等罵
詈無限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汝若人見聽爲
汝殺之須賴答言莫說是語所以者何不善譏仁者

殺生之報正使彼等刀割我身破如跋跂樹我尚不發惡意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報應有二種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道以是故我不敢恨彼況欲斷彼命於是須賴說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甜者
必生得甜果	如此報應者	是智爲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二
爲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所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去於是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寶金寶現須賴前復化作衆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寶可用布施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臥具亦可好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言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令我如今貧鄙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取也惟須賴宜可樂活盡壽何爲乃遠慮後世之報以爲言說須賴報言諸仁者是爲愚法夫見法者慮是重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爲明達不明之士慳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爲明智夫不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命無所護

慮則爲明達於無常有常想於苦有樂想無我有我
想不淨有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無常計苦計空
計不淨者是則爲明智計吾我倚居家如是者犯不
與取不計我不犯他如是輩則明智無充飽不知足
如是輩犯不與取充飽知足是則明智不淨戒者犯
不與取其淨戒者是則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
不與取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與取不
饕餮者則爲明智圖他所有貢高躁擾犯不與取讓
一切有則爲明智當於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于億 彼不開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爲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普顯現
而能不爲惡 愚歎加嚴節 爲惡則不顯
願爲智所罵 不爲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須賴犯不與取於是釋化已爲
長者形持名上寶價直百千住須賴前謂須賴言我
於王波斯匿前有所諍訟引仁爲一證以寶相與願
仁爲我證須賴謂言仁者莫作是說我不能以不知
故而妄言何以故妄言者仁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

欺諸聖賢妄言者仁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
惱夫妄言仁者令其口臭令身失色天神所棄夫妄
言仁者凶失一切諸善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夫妄
言仁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
偈言

夫口臭穢者 妄言者語時 忘失清白法

意志多忘誤 爲護已諸神 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 夫喜妄言者 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 必當趣惡道 夫妄言仁者

若以滿天下 金真珠相與 夫守持法者

不爲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言妄便捨去於是釋提桓因
謂阿須倫女首耶日行玉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法
汝等詣國貧須賴動其閑居試知爲審離欲爲故服
欲不耶於是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執樂第
一夫人於冥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詣於
彼說溫溫甜辭與須賴言起仁者我等故來相事且
觀須賴我等形容之嚴好塗梅檀香瓔珞被服鮮明
適在盛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得我等執事須賴
視已便作是說汝等盡是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

人之執事又觀汝等身如幻化之自然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相梅檀香之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淨血所澆衆服嚴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躁疾合會愚所觀無常散滅法以已福觀汝等行趣地獄類所以失志不護已志故何不明不淨者是則貪於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欲附穢惡者是則附於欲純荷諸苦者是則貪於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獄者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附於欲欲入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親惡人者是則附於欲欲成就貪者是則附於欲鬪諍怨訟會者是則附於欲

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倒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悖迷惑者是則附於欲醉亂闇冥者是則附於欲不善之所近善之所捨離一切諸不善之所纏縛者是則附於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欲修行不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是則附於欲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反足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近牛馬狗猪駝象毘戒聞施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非人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施者是則附於欲欲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欲專惑專冥專益勞塵專損減於無上道者是則附

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與不肖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與怨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暑熱	合會成衆惡
毀滅於衆善	諸惡之根源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狗犬猪

駝象殺羊犴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閑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減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汗吾意
諸功德備悉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之夫人不能動須賴
皆捨而去詣釋提桓因詣彼已勿疑也天帝彼已見
諦無復女色假已離於欲普於世無著於是釋提桓
因益增驚恐衣毛爲豎無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
於是釋提桓因自往詣須賴已往須賴前叉手說偈

言

發何願仁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答言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無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無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安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卽歡喜踊躍喜心生焉卽說偈讚

勸仁普慈仁 如是言說之 善哉當成就

如是無上願 速降伏衆魔 雨於甘露法

爲行衆善故 必成世普愍

於是國貧須賴彼於異時行於舍衛大城之中便於
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金之珠價直普世寶於是國
貧須賴手持珠已便舉聲言今於舍衛諸仁者於是
城若有極貧者當以是直普世之寶而惠與之彼時
有舊長者居家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寶見惠
又復餘人數百之衆亦從乞寶我等極貧須賴答汝
等不貧所以者何於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
當以是金珠寶而惠與之諸人答言於是城中有誰

極貧答言王波斯匿是極貧者當以是寶而惠與之
諸人答言止止須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斯匿
者豐富大財其業周普倉藏盈積於是國貧須賴於
大眾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豐廣 而不知充飽 大海尚可滿
是貧終不足 若增益貪欲 展轉於諛諂
現世及後世 如是貧無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眾圍繞周帀詣
王波斯匿當於爾時王波斯匿以財寶故收上族姓
子五百長者爲之設罪欲薄其財義於是國貧須賴

持是金珠詣王波斯匿詣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
城之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生
意欲以是寶與極貧者以是故大王如我所憶念是
城中唯王極貧善哉大王唯受是寶於是王波斯匿
便有慚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汝耶於是國貧須
賴於大眾前爲王波斯匿說偈言

夫以貪縛者 增業而不飽 爲王造損耗
熱已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無所欲 彼貪不後生

若見於衆生 卽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嫌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貧衆生 一切從衆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顧當來世 王如是貧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戒禁淨無瑕
性和懷慚愧 捨決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貧士
以法自校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貧士 無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貧
明智者所敬 必性無飽足 焚燒不捨步
衆流無充足 晝夜流入海 日月無充飽
周行於四域 王貪無終飽 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 不求燒草木 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 於三無所燒 王富貴無常
其喻如草露 誰當願求王 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卿誰當證是
大王不聞耶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一切智一切見所

知審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諸世人阿須倫遊於是
舍衛大城須賴我亦曾聞見是者大王如來爲我證
王貧甚於我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來如彼所決便
當奉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遠 我今於是念 彼知乘空來
於彼無所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無真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來 衆生至心故 我惟願大王
必信意莫度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來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妓樂 大儒如是來

須賴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普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來忽然化從地出五百弟子
菩薩千二百釋梵護世者諸天數百萬見佛現神歎
未曾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屬皆跪禮勝足數千衆生
供養世尊皆發道意於是國貧須賴叉手白世尊言
我行是舍衛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
以是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者當以與之世尊我
謂是舍衛城中王波斯匿卽是極貧何以故侵剋他

有不知厭足貪以財寶不諦於誠實憊惱下貧減損
富有者專於王勢愛著色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冝
受問我以誰證我貧仁富惟願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以一切智一切慧所知審爲信審爲稱審引爲一證
善哉世尊等心於一切去離貢高無所偏黨願證是
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如須賴言審爾
時世尊審爾安住於是世尊欲決須賴疑告王波斯
匿言有緣大王富於須賴復有緣理須賴富於大王
彼何等爲緣所謂王業尊貴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
精瑠璃真珠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珍以是因緣大

王富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捨無惑著閑居之
德慈悲喜護禪定解脫三昧正受信佛法衆堅固之
志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大王須賴富於王假令
大王所部人民財寶富有皆如大王以比此族姓須
賴行七步中間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及巨億
萬倍不得爲比於是王波斯匿攝除貢高白世尊言
甚得善利安住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言如是大
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又復大王又復多
有餘大士在王國界如須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
說偈言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真高
今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爲仁之弟子
爲真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爲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今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令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繫 今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滅意不顧業無
所復顧戀以誓自誓立一切智心於是王波斯匿謂
須賴言我貧仁不貧須賴仁所言是爲快善其稱須
賴貧謫以犯王法是須賴者但當名須賴不得復稱

貧於是族姓子須賴卽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
叉手曰佛言是諸大衆普會欲見如來善哉世尊爲
是大衆如是說法令是大衆不怠見佛佛告須賴言
族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
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至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爲四
復有四何謂四是須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色像
成就便發無上正真道意至心發意不違如來意愛
念衆生欲求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斷故
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具足見如來成其
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於如來成其

審見善見何謂四色痛想行識行無所視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聚我想覺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甚潔淨淨於我離我故淨於衆生離於衆生故淨於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故淨以是四法具足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復有四何謂四天眼無所作爲慧眼無所著行佛眼如審覺悟法眼如知所現是爲四法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何謂四淨於戒品無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定故淨於慧品以度世智等故淨於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解

脫無所度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來甚潔淨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子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衆生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爲王波斯匿及諸大衆說是法教訓皆令歡喜踊躍便從座起與菩薩及諸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鴈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來時願見告敕已欲侍從可爾時至亦願大王後宮姝女及諸大臣大衆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城之中立其制限不詣佛者使有過謫所以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爲已

故菩薩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大王菩薩不以一人二人故而發道意大聚大衆以爲將從於是顯好又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菩薩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者意是菩薩之將從不觸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者是菩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諛諂衆生之故無懷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欲差異之行轉進之故無猶豫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停等轉故布施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戒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故忍辱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擾衆生之故精進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

懈廢衆生故禪定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亂意衆生之故智慧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智衆生之故慈心是菩薩之將從心存不捨衆生故悲心是菩薩之將從入於生死不患厭故喜心是菩薩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故護心是菩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四恩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無家而等行故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從相好智慧充滿具足故誓願潔淨是菩薩之將從淨佛國土故三脫是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之等行故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薩之將從無違逆辭之

等行故柔軟甘辭是菩薩之將從應辯報答等行之故無所嫉亂是菩薩之將從於一切衆生無醜貌故多聞具足捨以轉受是菩薩之將從志念無忘等之故尊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人聞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心是菩薩之將從如所作無有損減等行之故閑居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威儀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故淨德無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行之故潔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信衆生以立其信等行之故無放恣心是菩薩之將從一切佛道品

法具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波斯匿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名衣上服若干色綵其價百千奉上須賴供養法故以法故受彼不肖受而說是言止止大王是王所服所以者何我自有弊服補納之衣有時大王我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七夜無有取者亦無貪者我起遊行無顧惜意以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葢形使已無羞意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如汝須賴不受是衣者願以足履令我長夜得福安隱於是族姓子須賴便以足蹈是名服百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波

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仁以足蹈何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服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可以與之於是王波斯匿敕其左右卿等持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衆人及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千價衣若干種色與須賴已而以惠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於舍衛城百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已皆服著之適服著已善心生焉我當以何等報是須賴而爲供養承佛威神又須賴所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不以香華及塗香不以甘飴饅而可以報須賴無

過發道意須賴不以衣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以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行道之智於是族姓子須賴便從座起與王波斯匿俱後宮嫗女臣吏人衆大眾圍遶前後出舍衛城行詣祇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人衆十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賴往見如來念須賴恩悉皆從行以佛威神釋提桓因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中間化作場地廣普雜綵妙好如忉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校飾又化若干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妙堅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文編雜綵阿須倫女首

耶之后萬玉女俱而侍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絃歌
供養如來師子之座已爲供養於是世尊知衆人已
會與諸菩薩及大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師子
座詣已於師子座結跏趺坐如來適坐於師子之座
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現十八瑞動而復動
而復大動於是釋提桓因子瞿或在會中坐於是瞿
或天子化作六萬座天子所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
座便說偈言

唯座諸淨

坐於是座

以是善本

疾得佛座

諸菩薩瞿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若識乾執
樂王子謂日行玉女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
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賴未來之頂所
以者何族姓子須賴功德巍巍侍從衆多當見如來
者則不容汝等於是日行玉女般若識乾執樂王子
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稽首佛足手執樂器
皆同一音歎世尊德而歌頌曰

世尊往古百劫修閑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
世尊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禮體如須彌山世尊忍
慈堅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如樹世尊禪慧之光無
所不作願禮三界無垢世尊已脫貪嗔瞋志愚癡之

垢世尊所作已辦願禮三界所應供養此諸垢汙魔
女五百如來見已以無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
離於欲不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之垢莫使
有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願禮彼足訓三十二相勝
瓔珞百福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願禮無比神
難及神天金輦足行步師子之雲與所往行化因釋
胎生今所歎德百福滿願使衆生心普悅無疲倦所
歎勝多德願令疾得歎是者於是族姓子須賴與王
波斯匿及王後宮與諸大衆眷屬圍遶諸天百千之
所歌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足於一面任王波斯

匿稽首如來足各繞三匝於一面任於是王波斯匿
以其仁座而讓須賴而說此言惟族姓子垂恩務矜
坐此仁座須賴便坐於彼仁座於是衆中有諸天子
未見須賴者見是貧人有何功德爲王見敬乃如是
耶於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天子言莫起慢
意於是仁者而今諸仁功德損減長夜不安所以者
何我其審諦是族姓子大功德善法充滿又諸天子
且待須臾觀其功德善法具足於是族姓子須賴欲
悅諸天子意便白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士濟
度衆生之嚴好智之嚴好示現嚴好具足充滿疾成

無上正真之道是時世尊以如是像放身光明照須
賴身適觸身已族姓子須賴蒙佛光明是時須賴身
逾釋提桓因數千萬倍須賴之身殊好如是於是諸
天子見須賴身殊好如是甚大歡喜便禮須賴而以
天華敬散其上於是世尊告族姓子須賴言菩薩處
貴而現卑賤欲度人故是則名曰智之嚴淨而以威
儀悅可衆生可衆生已便現其行久現神通是智嚴
淨又族姓子菩薩大士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爲諸梵
志諸人所敬是爲嚴淨又族姓子若其菩薩示現下
貧感勵外學除其貪意現處大業又現捨家欲以導

示厭家衆生故是爲嚴淨是爲須賴是爲菩薩淨於
衆生智慧嚴淨精進嚴淨之具足也疾成無上正真
之道於是阿難曰世尊言是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
云何而爲如來所光飾乃如是乎於是世尊告阿難
言是族姓子阿難往世具足多供養諸佛數億百千
行諸度無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用爲娛樂已得三
忍以得應辯以方便善度衆生故示現極貧於是阿
難曰世尊言族姓子須賴示現貧行以度衆生其數
幾如世尊告曰阿難欲天七千色天萬二千皆發無
上正真道意度世人無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又問

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名號云何其佛
世界嚴淨何類於是世尊欲歎族姓子須賴國土嚴
淨便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大乘行	其劫無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爲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住往行	於諸度無極	神通自娛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藏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如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機辯	住於諸總持	已度於魔鉤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無所汙染著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總持	無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無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於忍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已之慈	於衆生亦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校問	如其所應受
迎待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無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土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無有如來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來名無怒 當從彼來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滅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卻後 當成其勝道 號光世音王
 土如阿閼佛 如來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踰無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無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令稱 一法化教誨 彼無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萬四千歲 法慧不隱藏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王彼 除置漏盡者
 當爲族姓子 須賴解說決時 一切衆會各各以衣覆
 須賴上勸助之聲 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普知以其勸
 助之聲無量無數諸天龍鬼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

真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賴世尊亦爲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種說法皆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波斯匿住世尊前叉手白世尊我狂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貴狂醉庫藏金銀倉穀慳貪無厭逼迫衆生以爲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施行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我爲極貧須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置於國以流離太子立爲王子當奉戒當許身爲世尊及諸衆僧守園給使所有財寶當爲三分一分於佛前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以爲王事之儲誰

復世尊聞如是像法處位教化當有意著於財業者也爲愚癡惡友所攝持者乃有著意我以是所作善本惠施衆生願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居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匿作如是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捨家財業欲於世尊之化捨家入道置中三百人其餘皆現爲比丘僧已除鬚髮服著袈裟於是族姓子須賴卽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向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十方現在諸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子須賴稽首十方諸佛世尊而發願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

諸佛各伸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墮法衣
 著身威儀安詳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放大
 光明普照十方雨於天華是諸佛臂皆不相障世尊
 釋迦文伸金色臂摩須賴頭彼諸發道意者見是現
 化是輩皆當為諸佛之所受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
 丘發弟子乘皆得無著滿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爾
 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受是法化奉持誦說周滿敷
 演廣大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衆生濁勞垢濁壽
 命濁邪見濁時劫濁佛興世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
 使須賴示現極貧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

而示現一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現是法布示衆
 生此衆生等當信是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為如來
 所化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賴及王波斯
 匿釋提桓因長老阿難諸天龍鬼及阿須倫及世間
 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說須賴經

音釋

卷上 營

效茅也

蹇罵

上蹇罵也

捶杖

上追也聲下丈

筋

纏

上筋同骨絡也下蟬繞也

革暴

下果也

駱駝

上落也下陀獸名力能負千斤

甕

治

治也

魃

拔鬼也

跌

經日加毛也

危殆

險難也

除貯

卷下二譯

薺

茅也

跋

上揅

饕

上滔

下鐵

貪財

殺

古壯羊

豺

俗豺字

謫

窄責

罰也



當湖馮洪業募貲續鑄

法

藏方冊

願周法

界嚴性

德究竟

圓覺願

多生父

母咸被資

薰證入法

流誕登覺

岸仰業乘願

藏

教退訖聲

光縣

緲

見聞成種

依正互融

民風

還淳永無災難

三
四
十